晉察冀日報

民國廿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創刊　（第一九四二期）　定價：每份實售邊幣五元

張家口新華廣播電台 XGNC每日廣播節目

第一廣播（中波）（三六八公尺 八一五千週）

（早）七、五〇—八、二〇 新聞報導
八、二〇—八、三〇 報時
八、三〇— 音樂唱片
政治講述
文化娛樂
（午）一二、〇〇—一三、〇〇 轉播延安XNCR節目
一三、〇〇—一三、一〇 本市物價報導
報時
（晚）一七、〇〇—一八、〇〇（抗敵劇社歌詠）
一八、〇〇—一九、四〇 轉播延安XNCR節目
文化娛樂
英語新聞報導
第一次新聞報導
報時
政治講述
論解放區戰場
預報明日節目
第二次新聞報導

張家口新華廣播電台 XGNC每日廣播節目

第二廣播（短波）（午三一、一七公尺 九六二五千週）（晚四九、五四公尺 六一八〇千週試用）

（午）一一、三〇—一二、四〇 轉播延安XNCR節目
一二、四〇—一三、〇〇 音樂唱片
一三、〇〇—一三、一〇 報時
（晚）一七、三〇—一八、〇〇 抗敵劇社歌詠
一八、〇〇—一九、四〇 轉播延安XNCR節目
一九、四〇—二〇、〇〇 記錄新聞報導
報時
邊區新聞報導
英語新聞報導
國內新聞報導
報時
政治講述
論解放區戰場
二二、一〇—二二、二五 預報明日節目
二二、二五—二三、〇〇 國際新聞報導

美報著文抨擊 赫爾利對華政策

【新華社延安二十四日電】紐約訊：下午報與芝加哥太陽報於不久前撰文痛斥赫爾利的對華政策，並認為中國必須實行革命的改革。下午報遺憾的說：「我們很嚴重的自縛於蔣介石與重慶政府。」接着强調指出：「中國需要革命的變革，尤其是土地改革，而蔣介石氏之擁護者則只要他們還能反對土地改革一天，他們就將堅持反對，這些改革不實行，中國是不能健全的。」芝加哥太陽報說：「美國蘇聯與全世界所需要的不是一個右派的國民黨獨裁的政府，而是一個民主的聯合戰線的聯合政府的公平代表一切黨派的中國。」

郭沫若茅盾等致函賽珍珠 呼籲反對美軍武裝干涉我國內政

【新華社延安二十四日電】重慶訊：中國著名作家郭沫若、茅盾、洪深與老舍等近致函美著名作家賽珍珠，呼籲反對美軍武裝干涉中國內政，信內稱：「我們極希望美國朋友停止觸損及中美友誼的任何行動。」

前國民黨冀察挺進第八縱隊 全體通電 呼籲和平反對內戰

【新華社太行二十四日電】前駐新鄉之國民黨冀察挺進第八縱隊司令牛子龍，頃在太行解放區率領所部全體官兵聯名發表通電，向全國同胞呼籲和平，反對內戰。原電稱：「日寇投降，和平在望，不料國民黨反動派蓄意製造內戰，對抗日部隊不許受降，對民主政府不讓存在，對漢奸偽軍却大批加委獎勵，其更甚者則為調動大軍利用美國武器進攻人民血肉解放之城鎮，發動內戰，魚肉人民。雙十協定墨跡未乾，國黨反動派此種行為信義何在？法律何在？我們有鑒及此，不願再與國民黨反動派同流合汙，淪為國家民族之罪人，特於十月十二日全部進駐解放區，協同主張和平民主團結的八路軍保衛和平民主大業，同時要求國民黨當局：（一）從速撤退進攻解放區軍隊；（二）實踐雙十協定的諾言；（三）撤職查辦何應欽、閻錫山、何思源、傅作義。」與此同時，該隊全體官兵並通電美國人民要求美國人民立即起來制止美軍武裝干涉中國內政。按該隊全體官兵為保衛和平反對內戰，於十月十二日在新鄉駐地起義，開入我解放區，站到人民方面來，備受解放區軍民之熱烈歡迎。

高樹勳將軍 電謝各解放區賀電

【新華社太行二十四日電】民主建國軍總司令高樹勳將軍宣佈起義後，各方賀電雪片飛來。九日高總司令特分電晉冀魯豫、山東、晉察冀等軍區及各地參議會等機關團體表示感謝，電中略謂：「荷蒙推許，愧感交併。樹勳份屬國民，只知有國家民族，此次舉動純為出於愛國熱情呼籲和平團結，使能建設眞正之聯合民主政府，俾國家早入富強康樂之境地，臨電神馳，尚望隨時賜教，以匡不逮為盼。」

鄂東各界召開 和平民主座談會 一致要求國民黨停止屠殺解放區人民

【新華社中原二十四日電】鄂東各界於日前召開的和平民主座談會上，王雙材、寧漢傑、任啓恒等八十多位士紳及各界代表一致要求國民黨當局立即停止向中原（鄂豫皖）解放區九十萬人民大屠殺。黃陂士紳任晉譜先生沉痛的說：「在大革命前，中國是「中華軍國」，因為是軍閥混戰，人民沒有民主，到了大革命時代，中國才是「中華民國」，因為有共產黨領導，人民有了民主。大革命失敗後，中國變成「中華黨國」了，國民黨反動派一黨專政，人民絲毫沒有民主，而且把日寇引了進來了。」在講話時，他激動的流出眼淚來。當他講到國民黨反動派暗殺新四軍，和民主政府工作人員時，他氣憤的說：「國民黨黃陂縣長蕭議殺了許多人，但連一條罪狀亦沒有公佈，這不是土匪的行為是什麼？」其他代表均以悲憤心情相繼講話，當場並聯名發出通電，緊急呼籲國民黨當局立即停止發動內戰，屠殺人民的罪惡行為。

事實是最好的證明 這叫「復員」與「遣送」嗎？

【新華社延安二十四日電】「恢復交通」「遣送難民返鄉」以進行「復員」，這是國民黨進攻解放區「振振有詞」的藉口。現在國民黨控制下的水陸交通究竟「復員」「遣送」的情形怎樣呢？請看下列的事實：

在西南公路的中心點貴陽有五千人等車沒有車坐，也有四百輛車在等人沒有人讓他們走，因為車要拿去運兵。在柳州「聚」有大批難民希望歸鄉里，一樣找不到船，有船也坐不上」。因為船被軍方扣留了。（十日大公報晚報及十日、二十五日大公報）

作為西南水陸交通孔道的長江航運所屬船隻，大多數被當局封扣作為「他用」了。（民生公司有十四條船，其中封的便有十二條）。近月來由川江東駛之大小船隻前後雖有十餘艘，但多半屬於軍差範圍使用。（十月十日及二十三日大公報晚報）而且即使有個別搭客，船隻亦隨時有被當局封扣之虞，甚至化了許多錢上了船就有半路被逐的危險，如駛京的長興輪因在漢口被扣過久，該輪乘客路費用盡，衣物賣光，弄得進退兩難，狼狽不堪。（十月六日商務日報）現在國民黨在重慶登記的八千六百個難民，已因一時無法運送「暫時制止登記」了。

王蔭泰等大漢奸 在北平化錢買官做 國民黨官員正肆意揮霍

【新華社晉察冀分社訊】北平十七日電：北平「收復區」的官員們，貪污成風，他們允許過去的漢奸，以金錢贖罪，並可買得高官繼續壓迫人民。北平偽憲兵司令黃南鵬是一個殺害中國人民的劊子手，罪該萬死，可是它竟可以拿出一千萬元來贖罪，並可買官做。據傳呂文貞、孫連仲各受賄五百萬元，漢奸黃南鵬不但逍遙法外，且傳將任某要職。華北著名漢奸王蔭泰，亦以四千萬元賄賂國民黨要人何其鞏，而不受任何懲處逍遙於某醫院。原偽三河縣長兼偽新民會事務長王金芳，亦以千萬元之重金不但可以買得出獄，而也買到一個「地下工作者」的牌子，就職北平市黨部幹事。原在徐州給敵人辦「配給」工作的漢奸錢某經過黨部介紹買了不少房產。

九十四軍軍長 一夜化錢三十萬

坐飛機從到西安給某要人餞行，不但賭了錢，還可在北平坐汽車，請要人吃飯，傳不久亦將任某要職。要人們腰包裡塞滿了票子，便拚命的浪費，吃喝嫖賭，花天酒地。九十四軍軍長牟廷芳協同原天津偽警察局局長到北平一個妓院，一夜揮霍三十萬元。某區區小官一夜請某憲兵逛妓院，亦是一夜二十萬。這些事情弄得太不像話了，某要人為平息群情憤慨，在二週前曾下一個手諭，把這些黨政要人「痛責」一頓，可是並無人理睬。一個剛從大後方飛來的產業界人士說的好：「在大後方這種手諭下的太多了，根本下屬希望[illegible]。」

傅作義在歸綏附近 井裏放毒驅走居民 製造防共隔絕地帶

【新華社晉察冀分社二十四日訊】傅作義為了造成歸綏附近的「防共隔絕地帶」，最近在城郊各村如三河村等大肆放毒，井裡普遍放了毒藥，逼迫群衆攜兒帶女啼飢號寒的離開家，有的被趕到歸綏城裡，驅使修築工事，有的四散逃奔無家可歸。傅部强姦婦女事也迭有所聞，在塔布圖拉海村，一孕婦因拒姦被打流產，另一村一個青年婦女被輪姦四五天不能起床。

何應欽利用日軍 組織「鐵道護路軍」 通州日軍又被武裝起來

【新華社晉察冀分社訊】（遲到）北平十七日訊：何應欽在前一週談及鐵路收復問題中，公開由日本人組織鐵道野戰軍，日軍不許解除武裝，並且要各地中央駐軍及政府協助解決裝備、食糧、通訊、器材等問題。另據確訊，原通州日軍新嘉部隊八百餘人，曾於雙十節後在當地解除武裝，近日突由國民黨當局發了全付武裝，重新將他們全部裝備起來，並給以「協助國軍收復冀東」的命令。

【新華社晉冀魯豫二十三日電】國民黨十一戰區已於十一月八日下令不收繳日軍武裝，已經收繳者重新發還日軍。

鄂豫皖我軍 繳獲國民黨剿共文件 一看便知誰在採取攻勢

【新華社鄂豫皖十七日電】鄂豫皖我軍先後獲得「剿共」文件兩份，一為國民黨五戰區司令長官劉峙致其所屬豫鄂邊區挺進軍杜元中酉戌（十月十六日）戌電，令部署六十九軍、四十一軍、二十師及豫鄂邊區挺進軍主力向我泌陽、伏牛山地區作大規模「進剿」，一為杜元中頒佈的該部「進剿奸匪作戰計劃」，可見國民黨五戰區劉峙部進攻我鄂豫區開始於九月中旬，至今從未停止，其目的則是「迅速殲滅赤匪」。近日國民黨宣傳機關成日叫囂「鄂豫共軍對國軍採取攻勢」，「到處竄犯」，只舉兩件就可明白究竟誰在「採取攻勢」──「到處竄犯」，茲將兩件錄後：

甲、劉峙致杜元中部酉戌電令原文。

「戰區有迅速殲滅赤匪之目的，即以主力部隊開始進剿」。

（一）泌陽地區部署。

四十一軍抽兩師兵力於十八日（按係十月以下同）以前分別集結於確山駐馬店、遂平武功鎮各附近地區。

六十九軍共五營，應於十九日前分別集結於泌陽桃花店桐河關附近地區。

四十一軍及六十九軍之主力集結完畢後，於十九日開始向確山、泌陽、舞陽之間地區以大小集山、大荣玉山、伏牛山為根據地之匪包圍進剿而殲滅之。

（二）伏牛山地區部署。

四十一軍全部於十月二十日前分別集結於舞陽北舞渡、襄城各附近地區，於二十一日開始分向郟縣、臨汝、寶豐、魯山地區攻擊。

六十九軍之一部六個營應於十九日前佔領方山劉寺、南陽大石橋各要點。

二十師應於十八日以前佔領石門、南河、襄子、兩河口、台河右岸各要點。

豫鄂邊區挺進軍「第一四六七挺進縱隊」應向桐柏縣東北地區之匪攻擊，使不能北竄。

六十九軍之一部第二十師佳嵩（山）南（召）旗（斗）內（鄉）四縣，地方國軍統歸二十師譚師長指揮，仰即遵照具報等因，已遵令飭督二八師連夜集結桃花店、官店附近，豫鄂邊區挺進軍火速向桐柏及其以北地方接防，第一八一師仍按原任務行動外，特此知照。

乙、杜元中九月上旬，進剿「奸匪」作戰計劃主要內容。

黃方針為以堅持桐柏山現勢，迅速構築堅固碉堡……由各地區陸續移進剿，將匪逼迫於四望山而殲滅之。其部署為：

（一）第三縱隊為右地區隊，應以一部佔領三砦、二砦、棗砦（方宮店東），亘玉、沿頂、棗子土、八針坡、臨泉封、三家砦、石門之線，主力部署於高地附近。

（二）第七縱隊（欠一個支隊）為中央地區隊，將一部佔領七里村兩高地（石門外），亘古子灣高地、紡根嶺四六二高地之線，一一佈置於天河口。

（三）第一縱隊（欠第三支隊）為左地區隊，以一部佔領張家山（兩河口東）至孫家砦、禁師廟之線，主力佈置於兩河口。

（四）第六縱隊及第一縱隊第三支隊為預備隊，第六大隊佈置於劉家河附近。

（五）第七縱隊之一個大隊歸總部指揮，任後方交通警戒。

（六）總部位置於新城聶家山頭，指揮所在沙河店。

（七）各在區隊聯關及搜剿區境如左：

第三縱隊與第四縱隊之一部負責青苔、劉家河、××、溪口之線。

第七縱隊之一部負責麥家灣、西河口、五水關、豆腐店之線。

第六九軍與××之一部負責玉皇頂、×店、馬家莊之線。

國民黨在北平 迫令「非法」報紙停刊

【新華社晉察冀分社訊】北平國民黨當局用盡流氓師辦法取締報紙，限制人民言論自由，本社前已有數次報導，近據北平十七日來訊，最近北平行營，十一戰區司令部又發出嚴令：要一切未經「中央許可」的「非法」報紙，一律於二十二日「自動」停刊，否則，不但勒令停刊，且要連其印刷機器一併沒收。企圖最後摧毀北平新聞界而獨佔新聞出版事業。

姜逆鵬飛竄擾冀東 國民黨重用漢奸屠殺人民又一例證

【新華社冀熱遼二十三日電】原在冀東唐山一帶投敵報國罪大惡極之偽軍姜鵬飛部，現已由國民黨給與「新二十七軍」之番號，協助國民黨九十二軍之一部「進剿」豐潤地區之我軍。姜逆之三個團於十九日由唐山出動，經西缸窰（距唐山七八里）向我進攻，揚言要佔領豐潤城。開平日軍三百餘亦出動配合，十三日上午侵佔戰大化庄，二十日該敵偽復在各庄東西龍虎峪一帶竄擾，被我軍擊退。冀東人民對姜逆痛恨已極，國民黨重用漢奸屠殺人民，姜逆又是一例。現姜逆揚言還要繼續「進剿」。

隴東進行檢查「歉收年減免地租辦法」

【新華社延安二十四日電】隴東鎮原部份鄉在試選中檢查今年「歉收年減免地租辦法」的執行情形，鎮原柳洲區四鄉在新選四鄉人民代表會上查出佃戶李福邦包租高登台山地八十畝，去冬種麥三十畝，今年收全後平均每畝六升多。按縣上規定，薄收年減租辦法應免租，可是地主高登台就花言巧語，硬裝未收租。但李福邦今年秋夏共收三石，一家五口不夠吃，應該退租。慶陽桐川區四鄉二村也在試選中配合進行減租工作找孫成名租他七十畝，種麥三十五畝，能打兩石一斗，按說薄收年減租辦法，應補四斗，佃戶、地主和村鄉部共同算好，經雙方同意遵照執行。（編者按：鎮原、慶陽兩縣秋收年減租辦法所規定之標準不同，慶陽規定每畝收穫量六升以下者免租，六升以上者交百分之二十。鎮原規定八升以下者免租。）

胡宗南劉峙等部 到處橫徵暴斂 西京日報報導

【新華社延安二十四日電】正向我華北解放區大舉進犯的國民黨胡宗南、劉峙等部，其所到之處，橫徵暴斂，人民痛苦不堪，就連西京日報特派員高菲也忍不住喊出：「救救他們吧」的呼聲！他在關於國民黨統治下的河南報導中說：「備糧、備草、僅伕料的縣府委員們川流不息的奔到鄉間去，保甲長都被逼得上天無路，農民們的景況是可想而知了。這一次派下來的軍糧以鄭州為例，已經超過三十一、三十二兩年合共起來的數量。」（十月二十七日西京日報載）

這會可走對路了（太岳通訊）

這兩天老農民王榮富眞是高興極了，他的天天帶着一隻佈滿了紅絲的老眼，不時愉快的發笑。過度的興奮已使他顯得特別年青了，他一見村裏的老友，急急的拉住他們的衣袖高聲的說：

「我的兒子要參加八路軍了！」

柴村堡的人對於這位老人今天遇到這樣值得愉快的境遇也一致寄予無限的同情。他們都這樣稱讚的說：

「你的兒子總算可走對了路了！」

王榮富今五十多歲了，他是這城人，世居這城的柴村堡，他的兒子王廷珍在一九三七年參加了晉綏軍。柴村堡的人對晉綏軍的情形是非常清楚的。特別是最近七八年來閻錫山勾結敵偽經常進攻解放區的罪行，更瞞不了他們雪亮的眼睛。因此，他們雖然聽說王廷珍現在已經升任了晉綏軍挺進二中隊的中校督導組長，但是他們始終這樣責備王榮富說：

「你為什麼叫兒子去當晉綏軍？」

王榮富對於這樣的責問照例是無言回答，羞恥與痛苦使他八年來不敢在人們的面前抬起頭來，臉上從來沒有浮現一絲的笑容，為着這個不走正路的兒子，他暗暗的氣憤的不知流了多少眼淚。

但是現在的情形不同了，最近王廷珍從八路軍那裡寄給他一封信，告訴他在上黨戰役中自己被八路軍解放了，現在想要參加八路軍以便為國出力，將功贖罪。他看了這封信，頓時內心感覺無比的欣慰，他興奮的拿着這封信很快的傳給他的親戚老友看，並且表示要立刻去探望他的兒子，八年抑鬱羞憤完全消散了，他在人們的面前又敢抬起頭來了，他的心復活了。

消息很快的傳遍了全村，人們立刻恢復了八年前對於這位老人的尊敬，紛紛的向王榮富道賀並表示非常的羨慕。王榮富的臉上現在發光了。

十月三十一日，王榮富趕到解放區某地找到了他的兒子，看見自己的兒子的生活是非常的自由和愉快，八路軍許多指戰員對於這位老人又尊敬得像自己的父親一樣，熱烈與誠懇的招待他，使他們父子兩很好的歡聚和團圓。這一切使王榮富想起過去八年中的生活，他咬牙切齒的說：「閻錫山這壞蛋眞該千刀萬剮。」

【新華社太岳二十三日電】

延安各界 召開憲法研究會 反對國民黨假借民意進行內戰

【新華社延安廿四日電】二十一日上午，延安憲法研究會假交際處開會，出席各界耆老、學者六十餘人。與會者一致反對國民黨製造「民意」繼續擴大內戰，並對國民黨區人民的反對內戰運動表示擁護。延市完小校長、延市參議員吳漢章老先生說：「國民黨現在正假藉「民意」，公開主張擴大內戰，「明令」討伐解放區，其實這種叫喊和人民公意，恰然相反。」吳老先生有信心地說：「但是反對民主破壞和平的人是會失敗的，國民黨實行民主方為會和平，使全國人民「近者悅，遠者來」。重慶各界反內戰大會說明了民心傾向，老百姓要民主，要和平的潮流譬如水之就下，沛然莫之能禦也」。吳老先生的發言引起全場熱烈鼓掌。邊區參議會副議長謝覺哉同志指出，國民黨片面宣佈明年五月五日召開「國民大會」，直接破壞了雙十協定的規定。謝老力稱：「我們還是不希望國民黨當局把這條繩套到他自己的頸項上，我們還是希望國民黨當局懸崖勒馬」。會上發言者[illegible]散。

大團圓在解放區（太行通訊）

十月中，國民黨軍隊的砲火震動了武安，也震動了田列茂老先生的心坎，激起了不可抑制的憤恨，自己的二兒子田樹青正在國民黨新八軍裡擔任暫二十九師的師長，今天竟帶着他的部隊打到自己的家鄉來了。田老先生急急的提起筆來寫了一封信，托人寄給他的兒子──田師長，叫他立即放下槍桿，停止對自己的同胞進攻，不要為國民黨做內戰的工具，回到自己的家裏來。當他把信發出後，內心還是極度的不安，於是他親自趕到涉縣去找田師長了。

田老先生共有五子兩女，長子、次子（即田師長）、三子都在國民黨軍隊裏擔任軍職。七七事變後，國民黨軍隊丟棄了華北人民，逃到了黃河南岸。中國的半壁河山因此淪入了敵手。田老先生的家鄉──武安，也就是當時被國民黨丟掉的華北的無數縣份中的一個。後來，八路軍又以血肉從敵偽的鐵蹄下解放了武安，並在這塊國土上建立了民主政權，武安的人民從此享受着自由與幸福生活。田老先生還親自送自己的第四個兒子和兩個女兒參加了八路軍，不久他自己也參加了政權工作。為了發展解放區的生產，他用了很大心血發明了平樓，曾在四零四四年兩次太行全區生產展覽大會得到全區人民的讚賞。他和解放區發生了血肉的聯系，他愛護解放區好像愛護自己的眼睛一樣。一九四三年七月國民黨調集大軍進攻陝甘寧邊區消息傳到了田老先生的耳裡，他氣憤極了，在武安陽邑一次反內戰的群衆大會上，他非常痛心的發表演說：「我的兒子現在中央軍裏，如果他們要打根據地，我要帶着我的全家趕到火線上去，讓他們先把我們打死，然後再來攻打咱們的八路軍吧！」

這一切情形田師長並不是完全不知道的，早在一九四零年田師長在濮陽駐防的時候，從他父親的來信中知道自己家鄉已被八路軍解放了，從這時候起，田師長對於八路軍引起了無限感激與尊敬，但國民黨反動派從不允許自己的軍隊去自由選擇自己應走的道路，驅使田師長來進攻中國人民最熱愛的解放區，來進攻自己的兄弟參加在內的八路軍，並且一直進攻到自己最親愛的故鄉──武安，把槍口對準自己的家的大門，用砲火來屠殺故鄉的父老兄弟。戰場上，田師長老是這樣想：「我此來為了什麼？為了和平嗎？為了「受降」嗎？華北所有解放區的軍民是最熱愛和平的。我們向誰去繳械呢？那麼為了什麼呢……」

子彈在上空飛旋，他好像看到對面「敵人」的陣地裡自己的四弟和兩個妹妹正在咒罵他，責備他，還有無數的鄉親鄰居也咒罵他，責備他……他決心拒絕國民黨的內戰命令，停止這種骨肉相殘的悲劇再延續下去，特別是當他看到他父親的來信和親自見到他父親的時候，停止內戰的決心是更加堅定了。

十月三十一日，田師長在高樹勳將軍的領導下，在磁縣戰場上起義了，士兵們愉快的步伐進入了和平的解放區，解放區的軍民用狂熱的歡呼來歡迎他們，田列茂老先生緊緊地握着田師長的手，內心的欣慰喜悅使他對着自己的兒子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田師長看見自己父親的眼圈紅得潤濕了。

就在這一天，隔絕在兩個地方，不，兩個社會裡的田師長與父子兄妹重新大團圓了！也就在這一天，新八軍裡不知有多少人在自己的故鄉──山西、河北、河南在和平民主的解放區的大家庭裡得到骨肉的團聚，得到大團圓了！

宣化婦聯會

從發展生產着手 把工屬組織起來

【新華社冀察支社廿一日訊】中央工廠（前龍烟鐵礦）中，許多工人家屬，過去光靠男人工資過日子，每月不够花，因此工人們的家屬整天發愁，沒有米下鍋，沒有煤生火，他們的衣服破的連肉都露出來，十來歲的小孩子，只好給敵人搬磚，來維持最低微的生活。九月，八路軍解放了宣化，宣化縣婦聯會開始組織這鐵礦裡的工人家屬。起初，因他們受了敵人八年多的壓迫、欺騙，對八路軍還沒有正確的認識，所以當說要成立婦聯會時，她們都不願意，後來我們了解他們的生活情況，和他們的迫切要求，就幫助他們開了個復仇大會，才有少數婦女開始和婦聯的同志接近。後來，婦聯便向供給部領來一批大衣叫他們做，（一件大衣八十元工資）可是他們還不相信，害怕不給錢，只有五十幾個人做，後來做了就眞給發了工錢，影響附近村（工廠宿舍）的婦女們也都參加了婦聯會。由各村的婦聯主任，帶着領衣服，發衣服和領錢，慢慢的，作的人就越來越多了，每天參加的人數達二百五十六個，大家興趣很高，早起晚睡，每天可以完成大衣六百件，有一個人做的最多，每天能做六件，可賺四百八十元。這樣一來，都解決了家裡的生活和今冬的棉衣問題，現在他們已完成八千件大衣。過去男人上班，女人們光在家裡看看小孩作作飯，侍候男人，回家來還得鬧脾氣，現在可就大不相同了，男的看見了他的女人和和氣氣的，因爲生活改善了，婦女能獨立勞動了，婦聯會的組織，在這基礎上也就建立和健全起來。有一個女子問道：「什麼叫婚姻自由。」婦聯會給她把根據地的自由結婚舉例說了一遍，她很快活。隨後她們又提出了好多問題，如怎樣全家才會和睦？如何組織生產紡毛線織毛衣紡棉、織布？……我們答覆現正計劃組織合作社來統一領導這些生產。（李瑛）

張市六區 新建三街公所

農村區合理負担全部完成

【新華社晉察冀分社二十五日訊】六區的街村政權建設工作，已完成了一半，除農村區三個村已成立了村公所外，城市區也已建立了三個街公所，月底可全部建立起來。在這次政權建設過程中，發現了不少問題，現擇要報導如下：

一、街道的劃分與街公所的轄境問題：這個問題，在街政權建設中，非常主要，它關乎着今後群衆發動與組織領導，以及下層政權的轄境與行政領導諸問題。本區在敵僞統治時，原劃分爲十一個甲，一百八十二個牌，（鄉村區在外）原僞甲牌的轄境是南北交挿，東西錯綜的。如五七甲正街是明德南街，甲公所在街的南頭，轄境是從明德大街南頭一直到玉帶橋，拐西沙河前街到平門，中間又灣到長勝街，直徑不下六七里。所以新的街公所轄境，是取消了僞甲牌的限制，從新劃分：把十一個甲縮減單位，劃分八個街公所，以主街爲名，所轄小街小巷及戶口、人數都有詳細決定。這樣劃分的好處有三：（一）領導集中，執行任務方便。（二）戶口管理與動員工作方便。（三）消除市民思想上對僞甲牌統治的餘威與殘餘觀念。

二、街公所的組織與分工：大街公所設委員七人，分工：街長、副街長（兼調解）戶口委員（管理優抗擁軍），財政委員（兼會計，有必要時可另設會計文書），教育委員、衛生委員、副財政委員（或副戶口委員）。小街公所設委員五人，分工：街長、副街長，（兼調解優抗），戶口委員，財政委員，教育衛生委員。新的街公所委員選出後，當晚就召開第一次街務會議，在這個會上解決三個問題：（一）委員分工，（二）街公所的工作範圍與各委員職權，（三）閭主任的選舉工作與職權。各街閭主任（或閭長）的介紹與選舉，主要由街幹部負責。

三、設「街選舉籌備委員會」，可以節省區幹部很大精力，作用很大。一般是大街設七個籌備委員：工會、小商聯合會、合作社、婦聯會各一人，由甲牌長、各團體代表聯席會公推二人到三人。分工：大街——主任（主持會場），副主任，人數登記二人，維持秩序二人，（可以大工廠工人、自衛隊負責），佈置會場（區幹部幫助）。小街——主任一人，人數登記，維持會場都由工人負責。舊甲牌長唯一的任務是召集選民，宣傳工作大家都作，主要還是幹部和籌備委員。

四、選舉的時間要群衆決定。西沙河選舉時，各團體代表與甲牌長聯席會上決定，下午一點開會，但到了兩點，人數還未到齊，原因是區幹部未親自下手，依靠甲牌長，而舊甲牌長在群衆中已無信仰了，這是一個失敗的教訓。又如居民極分散的三合元街選舉時，由群衆規定了下午四點鐘，結果群衆早到了半個鐘頭，從這裡看出，選舉時間由群衆決定，群衆必然會遵守。

五、群衆思想搞通，選舉結果會好。從明德北街蒙古營的選舉中看的很明顯，由於事前宣傳動員工作比較深入，選舉出的幹部，都是在群衆中有威信的積極份子，當選的婦女委員趙延德，是一個小商的女人，因組織識字班，自己學習努力，而且能積極推動幫助大家學習，得到群衆擁護。被推選爲街長的孔慶山，是五十七歲的老洋車工人，敵僞統治張市八年來，他爲了不和敵人打交道，改爲拉包車，在選舉大會上，他說：「我分說，叫我當街長，按本賺的錢是血汗錢，無資格，按公理，我是窮人，能代表窮人說話，對有錢有勢的，我不巴結他。」這種剛直果敢的人，正是群衆眞正擁護的領袖。（志先）

【新華社晉察冀分社廿四日訊】六區農村區的甲牌改選工作與城市工業區同時進行。本月初，農村區永豐堡、馬家梁、五墩台三個村，經一度醞釀動員，十二號，群衆已選出了自已愛戴的村街幹部，建立了新的民主村街政權。這一工作勝利完成之後，緊接着就是進行農業合理負擔工作，由於新選幹部的熱心努力，與群衆對新的民主政權的擁護和信賴，在短短兩三日內，六區農村區合理負擔工作就全部完成。

據調查統計：永豐堡全村一四六戶，共七一〇人，全村土地二六五四畝九分，納稅人口二五七名，每人平均標準畝二畝二分六厘八，平均分數爲一畝〇三厘八。馬家梁全村三四戶，一三五人，全村有地九二八畝五分，納稅人口四六名，每人平均標準畝一畝九分九厘八，平均分數爲一畝二分〇厘八。五墩台全村二五戶共三八三人，全村土地一四七六畝一分五厘，納稅人口一五三名，每人平均標準畝一畝八分三厘二，平均分數爲七分三厘三，三個村的負担面積一般都小，其主要原因是因佃戶佔百分之八十以上，加以地質不好，靠近山坡河溝，產量少。所以負擔面積只達百分之五十，比起敵僞統治時種種苛捐雜稅勒索等，不知要減輕多少倍。在工作進行時，必須深入宣傳，與調查研究，才會使負擔公平合理。爲了突破一點，從十二號開始，區裡便集中力量以永豐堡村做典型，首先召開幹部會，進行動員，打通幹部思想。繼則召開全村群衆大會，詳細解釋合理負擔與過去按地畝攤派基本不同，這是憑調查，不濫估計，錢多多出，錢少少出，無錢不出，所以是公平合理的。會後進行個別調查，根據當地情形，首先找種地多的佃戶，調查土地分幾等，產量與交租情形，然後再找大戶調查，最後確定土地等級。再找典型戶，進行教育解釋，動員他先報，起示範作用，這個工作在登記過程中，起了很大作用，接着召開群衆大會登記審查。在會上，各人報告自已土地的產量，有些典型戶報告，大家一致認爲確實，當即受到表揚，同時以此鼓勵大家實報。同時登記評議，登記後經審委會進行審查，然後確定。審查配合委員會有評議委員以及最熟悉本村情形的老人組成，成份是中貧農。經過這三步審查，才確定合格。

在登記中，個別企圖虛報，隱瞞的人都被群衆揭露了，永豐堡村張永祥，一貫落後，他自己原種地七十二畝二分，內有三十四畝上地，每畝平均產糧八斗，他卻全報成下地，產量報了六斗，經幹部及群衆再三解勸，他還狡滑抵賴，最後大會議決給以處罰。過去仗劉喜鈞勢力吃飯的子啓被稱上地十畝，每畝平均產糧八斗，他報了下地十畝，每畝產糧六斗，大會議決給嚴厲的處罰，群衆說：「這可不是劉喜鈞在的時候了，你藉着他的勢力上地改下地，少出糧款，老百姓眼看着不敢說話，現在你要再做夢了！」與劉喜鈞有內親關係的楊德厚，有地十二畝，只報十畝，欺騙幹部，說出租了。經調查佃戶，才知是他不叫佃戶報。在群衆輿論下，他在大會上坦白錯誤，承認是劉喜鈞以前給他把地畝騙改了。群衆七言八語，憤慨地說：「到底朝中有人好做官。」「這會子你可再不用依靠你的特務漢奸親戚了吧！」

以上三個問題的處理，群衆都很滿意，大家都說：「實報的表揚，隱瞞的處罰，政府的眼睛看的眞，辦事辦得公，到底是咱們選出的幹部，替咱們說公道話。」新幹部們工作熱情特別高漲，大家都具有爲群衆服務的觀念，不分晝夜的幹，登記地畝、報告產量時，更以身作則，起了模範作用，並提起挑戰競賽，保證這一工作的勝利完成。永豐堡幹部，完成了本村工作後，又自動到別的村幫助。在實際工作中群衆眞正感到自己選舉出來的村政權，是給人民辦事的。（志先）

【新華社晉察冀分社二十五日訊】七區八甲的選舉經過深入宣傳動員，就進行候選人的競選，使在選候選人的時候，也能高度發揚民主，大會選舉時，把候選人的名字寫在黑板上，叫群衆排上隊輪流在自己所選的人名下劃一道，委員選出後，由委員互推村長。群衆對這次選舉，感到十分滿意。（劉顯彬）

新華工廠工人

互相幫助解決困難

【新華社晉察冀分社廿五日訊】宣化新華工廠叩釘科，有一位工友叫何振，他家裡有一個妻子和三個小孩，最大的不過十一歲。現在的天氣一天天的冷了，生活相當困難，也沒有錢作棉衣裳，小孩子滿炕上啼哭。他同院住的一位工友，看到這種情形，就到廠裡跟一科工友一說，大家全都很關心，就熱情的解囊捐助，共給他募集了一千五百多塊錢，送到他家暫解眼前困難。後來又有兩位工友，見他家中實在困難，就把在合作社買的高粱米跟大麥麵共六十四斤，送給了他。工友們這種互助的精神，實在值得欽佩！（新華廠工人郎福祥）

本市橡皮工廠

建立「時事廣播台」

【新華社晉察冀分社二十三日訊】本市橡皮工廠全體工人，在工會領導下，成立了「時事廣播台」，每天下午下工後，用十多分鐘，由工會宣傳部長向大家廣播當天報紙上的重要消息。二十二日更請區工會員黃同志作了一個時事報告，大家對國民黨反動派調動大兵，進犯解放區，表示極大憤恨，聽到八路軍堅決自衛，擊潰反動派進犯的消息，莫不興奮鼓舞。對高樹勛將軍的起義，極表歡迎，說『這隊伍可好』。對重慶各界名流召開大會反對國民黨反動派進行內戰的呼聲，一致認爲還是『正當的事』，我們一致聲援，堅決反對打內戰，並願作人民自衛戰的後盾」。經過二十多分鐘的討論後，天已很黑了，才散會回家。散會前，還要求經常開這種時事討論會，請負責同志報告時事。

東安大街

工人自衛隊防空積極

【新華社晉察冀分社二十五日訊】二十一日上午十時，張家口的空襲警報又拉響了，因爲美國的飛機又來騷擾，特別是一區東安大街的防空秩序還好，一方面工人自衛隊與檢查隊的勇士們，一方面很好的蔭蔽，一方面捏緊着槍以仇視的眼光瞪着上空與監視地下週圍，他們咬緊牙關的說：「他媽的，它又想喝張家口老百姓的血了！」這事眞叫人氣憤已極？（韓瑣）

二區六個工廠工會

捐款勞軍

【新華社晉察冀分社廿五日訊】張市二區各工廠工會，於本月十二號在工會召開會員大會，提出慰問傷病員的號召，當時工會幹部和會員就紛紛討論，幾天的工夫，鐵路局第一綫材廠自動的集中了兩千〇四十元僞蒙幣，四百元邊幣，張垣冷凍公司捐出邊幣一千七百二十元，電鋸木料工廠捐僞蒙幣兩千七百三十元，五盒紙烟，瓦匠工會六十九個人捐出僞蒙幣七千三百元，恒盛鐵廠工會會員捐出僞蒙幣五千元，共計僞蒙幣一萬七千九百七十元，邊幣一千二百元，五盒紙烟，並封慰問信（雛秋月）

宣化新華工廠工人

鬪爭奸商積源隆勝利

改建製粉廠工人自營

【新華社晉察冀分社十五日訊】積源隆是依仗敵人勢力暴發起來的大商號。六年前積源隆還是一個磨坊，敵人佔領宣化後，一九四〇年積源隆想投機發財，就寡廉鮮恥的用許多錢財向敵人拉攏，首先買通了工廠事務員與敵人拉關係，再請廠內日本人和主事人吃飯，然後給日本人送牛肉、猪肉、鷄子、水菓、酒、紙烟等，這樣活動了兩個多月，敵人覺得他奴顏可掬而看重且把積源隆改作僞蒙興工廠（即現在的新華工廠）的食糧物品配給所。因此僞蒙興工廠六七百工人也就從此受到了積源隆的尅扣剝削。

在這六年裡，積源隆尅扣工人發了大財，積源隆建立起了幾個分號。他們用極端毒辣辦法剝削工人，拿大秤入小秤出，給工人發一斤糧食不够十三兩，每斤糧食裡還摻合幾兩沙子，敵人臨退前給工人撥了一萬多斤麵粉，而積源隆卻按麵數發的莜麥。另外還尅扣着十幾個工人的二千來斤黃豆，尅扣了好多物品，他們的秤小不叫工人們說，在三年前孫明錄、劉進有各領了十八斤白麵又用自己秤一考還不够十六斤，因爲考了秤積源隆把孫明錄劉進有二人告到敵人手裡吊打了一頓，打的孫明錄躺了三個多月。全廠一千六七百工人和家屬每人每月配給一百五十斤食糧，在這六年光景裡，積源隆是尅扣了多麼大的數字呀！工人們在這六年中也曾爲小秤面爭執過四五次，但因敵人給積源隆撐腰，所以工人們也只好忍氣吞聲的吃下去。

當宣化城解放後，新華工廠的工人在對王文章清算鬪爭的影響下更覺悟了，於是大家一致要求把積源隆捆到工廠給他算賬，要他清還六年的短秤，補償六年的沙子，照數補發工人應得食糧及一切東西，要爲孫明錄報仇要清算到底。二十四日的下午工人們已將積源隆經理三人扣押，直接與他清算。（孟岩）

【新華社晉察冀分社二十五日訊】宣化新華工廠工人，和積源隆磨坊奸商的鬪爭，現在已經勝利結束。當工友們準備鬪爭的時候，積源隆磨坊的管事人賈西良，張有義，岑祿逃跑了！工友們更是氣憤萬分，就把積源隆磨坊掌櫃的扣了起來，掌櫃的開頭答應賠償，後來卻又說：「不知道有沒有這些事情！」於是工友們就四處找人，後來找到了磨坊裡管賬先生羅鳳周，才證明了過去尅扣工人的事實。工人們推舉出了于和堂、程獻爭，王敬，祁敬等四工友爲清算委員，清算了一禮拜的工夫，一共算出了一百八十二萬二千五百斤糧食，合僞蒙幣四千五百五十六萬元。可是因爲磨坊的主要管事人逃跑了，工友們只好把磨坊裡的貨底，傢具作抵押。當清算到麵粉廠內部的賬目的時候，麵粉廠的工人也起來參加了這個鬪爭，結果清算出了十一萬元。於是就在櫃上的欵項中，撥出八萬元歸麵粉廠工人。兩個麵粉廠的「底子」，歸新華工廠工人。可是麵粉廠裡的「底子」折算起來只值一千萬元，只能抵清算出來的款項三分之一。所以工友們繼續向縣政府控告，要求追究賈西良，張有義，岑祿三主犯歸案。

積源隆磨坊現在已經由新華工廠工友接收，改名爲：「新華職工聯合製粉廠」。是合作社性質，經理是新華工廠的一個工友。

這個鬪爭所以能够取得勝利，主要的有三個原因：一、是由工人們大家出主意，大家動手幹的。二、鬪爭中有堅强的領導骨幹。三、能够代表工人的利益。三、和麵粉廠工友們的鬪爭聯系起來了；普天下的工友們都懂得：麵粉廠的工人都是一家人，也是一樣受剝削的，在過去因此互相配合得很密切。（立之、新華工廠工人田百方）

六區西沙河合作社

經營日用品業務繁榮

個半月獲利四十七萬圓

【新華社晉察冀分社二十五日訊】六區西沙河合作社成立時，群衆怕吃虧，不敢大量入股，全社股金十八萬四千元中銀行貸款即達八萬五千元，群衆入股只有九萬多元。由於區社幹部熱心努力，一個半月內，社員增加到五百三十四名，股本擴大到七十萬八千元，除社內花消外，共分紅利四七一一二〇元。所以能够獲得如此驚人發展的原因，是因爲該社主要營業是煤，布，食鹽，火柴，糧食，紙烟等日用品，消耗品都有。在交易貨物中也給群衆樹立了很高的威信，群衆都說：「我們的合作社實貨實在分兩不短。」本月二十日，舉行第一次分紅會議，每股原股一百元，現在又分得三百五十元，這筆巨大的收入，出於社員意料之外。分紅後，社員乃大量的入股，很快達到五〇〇〇〇〇元。社員範圍也擴大了好多。

邊區青聯與張市青聯

聯合出版「民主青年月刊」

【新華社晉察冀分社二十五日訊】爲了解決廣大青年學生的文化食糧，提高其政治文化水準與各方面的修養並交流各地青年工作學生工作的經驗，邊區青聯與張市青聯決定聯合出版一『民主青年月刊』，內容有論文、時事常識、青年修養、名人故事以及各種文藝、游藝等，主要對象爲高小以上之學生，計劃於「一二九」正式出刊，現正積極籌劃編輯中。（眞）

東窰村社

業務逐漸擴大

應注意組織群衆生產

【新華社晉察冀分社廿五日訊】在東窰村清算減租增資的鬪爭獲得勝利後，全村民衆都迫切需要一個强有力的經濟組織，來解決村民們在日常必需品的困難，並且爲了把一些死資本變爲活資本，使手下有存錢的人能獲得利息，於是大家決定組織一個合作社。

這個合作社組織起來以後，第一個需要解決的是選舉自己的幹部，社員們根據了他們在鬪爭中所公認的群衆領袖，選出了合作社主任及其他各委員。幹部選出以後，他們就分頭進行建設工作，比如採購必需品，學習記賬，建立社址，安頓傢當在工作中摸索辦法。截至目前止，這個合作社是逐步的健全起來了，他們除了工會主任被選爲合作社主任外，其他會計，出納，業務，社務等都有了專人負責了。

這個合作社從誕生到現在整整一月，在這一個月中流動資金將近百萬，獲得純利約有十餘萬元（估計數）購買物品多爲必需品線，鹽，煤，麥紙，洋火等，其他紙烟，酒等非必需品也有，但比重佔的不大。由於各種物品價格便宜，因之群衆都爭先恐後的到自己合作社裡買，他們說：「社裡又便宜又少跑腿，誰不知道甜呀！」

剛開始，因爲群衆事先沒有充分準備，因而只徵得七萬餘元（邊幣），二百元（邊幣）爲一股，大家都是臨時湊。後來政府爲了幫助其發展，便以低利（四厘）貸給現款七萬元（邊幣）。兩項合計，共洋十四萬餘元。有了這一筆頂鼻的款子，合作社就辦着比較順利。但在辦合作社的過程中有幾個值得大家研究的問題：（一）由於僞蒙幣與邊幣的比值日跌，所以掌握合作社的收支應該以邊幣爲基本單位，否則表面上看去賺錢，而實際上倒是賠錢。（二）存貨不存錢。因爲現在市場上流通的僞蒙幣佔數很多，出收入差不多全是蒙幣，如果你不及時將蒙幣拋出，會給合作社召來很大損失。（三）合作社組織起來很容易排擠貧困的小商人，因此在我們發展業務的時候，應很好的去調解這一盾矛。如果貧苦的小商人多買油條、花生、瓜子、等，而合作社則可以大力購買煤，鹽，麻紙……這樣一來不但適應了人們的需要，而且對小商人也沒有多大影響。（四）合作社不僅要動員富家的（一家中只主事的男人）大量入股，而且也要鼓勵婦女兒童踴躍參加，這樣不但擴大了社員的廣泛性，而且也把婦女兒童的餘已錢吸收進來。此外，我們認爲合作社擴股以後，應當把合作社變爲群衆開展經濟鬪爭的中心，變爲今後開展大生產運動的基幹。目前，東窰村的農民有許多閒着沒事幹，合作社就應組織他們開展道路，做些買賣；婦女在家裡雖然暫時有活做（給公家和自已縫棉衣棉被）但也應當長期幫助他們生產，兒童們雖然生產能力較低，但如果給他們以感興趣的生產對象，他們也能做出些成績來。（賈風）

下花園召開群衆大會

兩國特向人民坦白贖罪

【新華社冀察支社二十五日訊】下花園國民黨特務程德立，宋漢文，過去與敵僞勾結，破壞抗日工作，欺壓當地人民，我軍解放該鎮以後，即經人民控告，被我政府逮捕扣押。最近宣化縣府爲了幫助他們澈底坦白，悔過自新，又將他們送到十二區區公所。下花園群衆聽到這一消息後，紛紛到區公所請願，要求政府把程宋兩逆交給人民處理。十二區區長當即接受群衆要求，決定立即舉行群衆大會。

開會後，先由群衆提出質問，然後由程、宋兩逆分別進行坦白。宋逆漢文說，他在民國十七年便加入了國民黨的特務組織，七七事變以後，在國民黨的指使之下，繼續在下花園活動。之後，即與敵僞勾結進行破壞八路軍與抗日民主政府的種種陰謀，當時國民黨佈置給他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幾點：（一）切實與日本合作，幫助日本消滅八路軍與民主政府，對廣大人民，進行暴力的鎮壓；（二）限制人民行動，孤立八路軍，例如在發給老百姓證明書時，加以嚴格的限制和審查，和八路軍接近的人民，便以「通匪」論罪；（三）加重中下層人民的負担，減輕上層的負担，這樣來拉攏上層，以便聯合一起，統治廣大人民；（四）發展組織，用鎮壓手段在群衆面前建立威信。在國民黨這樣的工作佈置之下，宋漢文做了許多傷天害理的事情，群衆提出的許多事實，他都一一承認了。之後，程逆德立進行坦白，他是民國三十二年參加國特組織，也做了不少破壞的勾當。他向大家說，他一定痛改前非，並坦白其他國特的名字。至此，大會便宣佈結束了，爲了要他們澈底坦白起見，大家決定把他們交政府繼續扣押。（李永修）

聯大近況

【新華社晉察冀分社十九日訊】張市解放後，華北聯大由邊區遷到張市。該校全部學員除少數留校工作外，大部分配工作了，現在聯大政治班有一百廿餘新學員，都是淪陷區和國民黨「收復」的平津等地的知識份子，和監獄裡出來的革命青年，每天早晨，天上還掛着星星，他們便在操場上跑步晨操了，愉快，活潑在每個同學們的面孔上流露着。早飯後便是三小時的連續上課，在課堂上，他們靜聽着教員的講述，用手迅速的記着筆記，完了課，就是自習，這時圖書館中，擠滿了找參考書的同學，有的小組中自由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有的對筆記交換意見，激烈的辯論，直到把問題解決了才混休。他們自覺的努力學習着，有時教員們親自抽出時間，來參加各小組的討論會，鼓勵各個學員，幫助他們學習。在師生之間，沒有隔膜與拘束。在自由活動的時間，到處揚溢了雄壯而愉快的歌聲。有的散步，有的遊戲，他們之間，充滿了熱情，互助，友愛。女同學協助男同學作被子，縫衣服；男同學幫助女同學整理筆記，他們是那樣親切而團結，有一位同學病了，教員和同學們便擠滿了屋子，這位提熱水，那個請醫生，找藥，另有許多隻手，伸出來，摸摸頭的溫度。同學之間，他們是那樣的關心，照顧，和睦得似一家人一樣，但同學中間見到有缺點的，他們便熱情而嚴厲的彼此相互批評，幫助修正缺點，大家力求進步，因爲他們要齊步前進，不願有一個人落後。

他們大部份是青年，他們天眞，活潑，坦白，純潔，在同學之間，從沒有攻擊，隔膜，不團結的現象。就是那些性格本來很沉靜的同學，也被整個同學們帶得活潑起來了。一位新從北平出來的同學，很感動的說：「我們學校裏這種自由民主的生活，在北平是享受不到的，在敵人壓治下，學生都沒有學習的心情，一部份人組織什麼「一百單八將」，「十三妹」，「三十六友」，這些流氓團體，專門作打架，追逐女同學的勾當」。接着他更憤恨的說：「想不到日寇投降後，國民黨把北平教育界，鬧的更不像話了，今天去歡迎國軍，明天迎接空運隊，國民黨更强迫着青年學生們加入什麼「三青團」，CC團……等反人民的特務組織，但是上至學校當局，下至學生工友，對他們那一套都敬而遠之。如果稍一不愼，他們便給你加上一個紅帽子捕去。他們都帶着手槍，在街上橫行直撞，干涉人民一切自由。理在我們眞是幸運的來到共產黨領導下的張家口，享受着這樣快樂的生活，然而在北平還有無數的同學，在那受痛苦呢！」

學生會更經常的開晚會，師生們經常集在一堂，盡情的歡樂。雙十節，他們組織了宣傳隊到市區中協助區裏的宣傳工作，一部份同學組織劇團給工人們看，到區裏去演給群衆看，到陸軍醫院去慰問傷員，最近他們的宣傳隊開始在新華廣播電台上活動了，自上週星期六和本週星期六分別廣播唱，秧歌劇，他們說要全中國，全世界的人民都聽到我們的自由歌唱和呼聲。（歐陽縱、蕭平、張衛華）

宣化各工廠工友

星期加工支援前線

【新華社晉察冀分社廿五日訊】十月革命節那天，宣化各工廠工友們都向八路軍寫慰問信。只龍烟機械廠一廠，就寫了一百多封，同時提出加工製造武器，支援前綫，工會討論後，就向廠方要求禮拜日（原來休息）加工一天，工資照發。因此禮拜天全體工友都不休息，積極加工，爲了消滅進攻解放區的反動派，同時也爲了保護工人們自己既得的利益，龍烟機械廠加工之後，內新華和別的軍事工業，也都要求加工。據記者所知內新華一百人加工，其他內木工全體上工，其他車間自動上工者亦不少，特別是根據地來的工友，星期日他們大部份都自動到工房去工作，由於木工與根據地工友的積極行動，全體工友都要求加工，有些學徒在禮拜日也學習技術，師傅很耐心教導他們並說：「下一禮拜叫大家都來學習。」

平北新解放區

普遍減租增資

【新華社冀察支社訊】在平北新解放區裡，正普遍的進行減租增資運動。延慶城內六十一名工人，工資增至小米六萬九千餘斤，超過原工資數目兩倍，密雲縣工人要求增資，但僱主予以拒絕，工人們遂聯合起來一致罷工，並舉行兩千人的示威遊行，堅決要求實行政府法令，改善工人生活，最後僱主終於接受工人要求，每人增至小米一千四百斤，布一疋至一疋半，棉花三斤。工人增資鬪爭勝利後，佃戶也紛紛起來要求減租，截至目前爲止。在九十餘村中，減租鬪爭已幾全部勝利，農民生活大爲改善。由於政策的貫澈，群衆的積極性大大提高，昌平×區工人，曾在敵僞包圍入村時，奮不顧身，營救該區區長脫險，密雲群衆組織崗哨，監視特務活動。他們已緊密地團結起來，保衛自己既得的權利和田。（李伯年，陳瑞生，田仁）

易縣九區積極優抗

抗屬吃穿燒的都有保障

【新華社冀察支社十一月廿日訊】易縣九區在執行優抗政策上較好，當一接到縣政府解決抗屬冬衣之通知後，區幹部立即劃分成四組，分頭下鄉進行這一工作，先召開村幹部及抗屬代表會議，徵求抗屬意見，並到群衆中進行調查研究，然後召開群衆大會，在大會上進行動員，使群衆自動樂捐布、錢、棉花等物品。張公舖村共七十餘戶，抗屬三十四戶，缺冬衣貧抗十戶，該村雖是一個窮村，但在群衆大會上一動員群衆自動熱烈捐洋一萬九千八百元，買布七百廿尺，棉花十一斤五兩，塞頭是一九四三年反「掃蕩」中工人屠殺慘重的村子，有抗屬二十七戶，缺冬衣的貧抗即七戶，且群衆自動捐洋一萬四千元，棉花七斤五兩，這是九區最關心抗屬的兩個村庄，全區共有抗屬三百八十六戶，缺冬衣九十三戶，群衆自動捐出布一千四百二十九尺，棉花四十八斤五兩，現在全區貧抗冬衣已全部解決。又九區甘河淨村對於抗屬的地全村實行包工制代耕，有一抗屬馬鳳海家一妻一小女孩，村中幹部不僅保證他家有吃有燒有水用，而且他家的地完全由包工組負責耕種，所以，今年的土地一畝未荒，打玉米一石九斗，雜糧五六斗，還收了不少的菜，比馬鳳海在家要多收一倍，並早已幫助他家壓上綠肥，保證了明年的生產。同時，已耕完，耩上小麥，因而馬鳳海的妻子感激的說：「村中對咱太好了，我寫信給馬鳳海，叫他在前綫努力作戰，家裡一切都好！」（許蕭春。李占魁）

倫敦舉行 英共十八屆代表大會

會上專門討論印度問題決議案

【新華社延安廿四日電】據合衆社倫敦訊：英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代表大會決於今明兩日在倫敦舉行，大會將專門討論印度問題決議案。該決議案力主英政府放棄克利浦斯建議作爲談判的基礎，因爲「那不是解決問題的決定性步驟」。該決議案堅主工黨政府立即佈置在全印成年人普選的基礎上準備選舉人名册，並要求「在中央議會選舉後立即建立一負責的中央政府，由各大政黨及少數民族代表組成」。該決議案結論指出：「沒有自由的印度，全世界的持久和平繁榮與幸福是不可能的」。

美汽車工人工會決定 罷工鬥爭堅持到底

【新華社延安廿四日電】華盛頓訊：美產業聯合會的汽車工人工會已決定向通用汽車公司進行長期的鬥爭，該會副主席瓦德稱：「我們堅決罷工到底」，還「底」究竟有多遠，將取決於兩個因素：（一）公司方面對工人要求的答覆如何；（二）政府調解的成功如何。通用汽車公司卅五萬工人的罷工，已使分佈在五十一個城市中的一百十五個工廠停滯。

國際簡訊

【新華社延安廿四日電】塔斯社布達佩斯電：匈牙利新政府總理梯爾第十九日偕同全體閣員拜訪盟國駐匈管制委員會主席伏羅希洛夫，向匈國解放者——英勇紅軍致謝。

【新華社延安廿四日電】華盛頓訊：美國務卿貝納斯廿一日在記者招待會上承認，歷時十週的英美財政談判很難達到協議。據其他方面獲悉，談判業已停頓。

法新閣組成 戴高樂獨攬大權排斥法共

【新華社延安二十四日電】美新聞處巴黎訊：戴高樂內閣業已組成，內有社會黨六人，天主教共和黨六人，共產黨五人，無黨派者二人，激進社會黨二人。戴高樂仍固執己見，不顧法共爲目前法國第一大黨及其在人民中的最高威信，竟排斥法共於外交、內政、陸軍三要職以外，而自己則竟攬總統陸海空軍總司令及國防部長等大權。

希臘新閣成立 自由派表示擁護 保皇派則表反對

【新華社延安二十四日電】據各通訊社報導，希臘政治危機擴大，攝政達馬斯金諾斯於索佛利斯新政府成立後數小時即提出辭呈。據悉，其辭職原因乃與希王發生意見衝突，希王不滿奉攝政之命組成的新政府，保皇派攻擊該政府爲「共產黨政府的踏脚石」，謂新政府已準備廢止希治王。自由派則否認此說，並熱擁護新政府。希臘自由派與保皇派的衝突已反應到倫敦工黨與保守黨，因對希臘問題意見分歧已大鬧起來。

遠東諮詢會議續開 對日政策迄無變動 敵首要戰犯數人宣告被捕

【新華社延安二十四日電】合衆社華盛頓訊：遠東諮詢會議繼續開會，但迄今仍不擬改變麥克阿瑟的對日政策。據稱由中澳英三國組成之經濟政策小組委員會決定草擬經濟部門之總報告，企圖闡明美國對日的基本政策交大會批准。據政策委員會主席伊瓦特稱，其全盤政策之總報告可能包括若干重要修正，但遠東諮詢會發言人說：「此舉不影響基本政策或麥克阿瑟所成立之管制機構」。

【新華社延安二十四日電】據美聯社報導：麥克阿瑟於十九日又下令逮捕眞崎三郎、南次郎、白鳥敏夫、久原房等首要戰犯。

【新華社延安二十四日電】合衆社訊：麥克阿瑟不久將由日飛滬。

豐玉寧老人王世榮 感激解放區民主建設 捐款十五萬元幫助村財政

【新華社冀熱遼支社十六日電】王世榮老先生現年七十一歲，是豐玉寧縣榮歡村人。家中比較富有，事變後，因不堪鬼子的燒殺搶掠，就搬到大城市去。八年的抗戰中與我解放區隔絕了。敵人投降後，他重返故鄉，看到一切都變了，政治是民主的，人民是自由的，秩序是安寧的，深感到這是八年來八路軍流血犧牲與敵搏鬥的結果。在長期的抗戰中，村人擔負了許多繁重的抗戰勤務，他自己深感有愧於祖國八年的解放戰爭，在回來享福更是於心不安，於是他便自動拿出十五萬元巨款來補助村政府，作救濟修建辦公等費用。

武寶寧民兵在大反攻中 隊員擴大一倍 武器增加四倍

【新華社冀熱遼支社十一日電】（遲到）在反攻大進軍中、武寶寧民兵配合主力展開積極戰鬥，戰績輝煌，曾聯督大隊二百餘人，憲兵大隊一千四百餘人，襲擊漢沽、茶淀二車站，攻佔天津敵大陸公司數次，破壞北寧鐵路九日不能通車，並炸壞漢沽鐵橋，逼退上倉敵偽，圍困了沙流河，亮甲店、閻家舖、豐潤、香河、寶坻，林亭口，協同主力英勇攻克香河，寶坻、玉田縣城。繳獲輕機槍二挺，擲彈筒一，步槍百餘支，戰馬五匹，騾子二匹，其他軍用品（鹽、煤、糧、化學藥品）等總在五十萬元以上。在戰鬥中英勇頑強不怕犧牲：如圍攻玉田、寶坻時，在敵嚴密火網下破壞敵防禦工事，以三小時的衝擊佔領敵大陸公司。在救護傷員時，動員民兵兩千餘抬擔架，使負傷戰士得快安抵後方。在戰鬥中民兵更加強大了，隊員增加一倍，武器增加四倍，並提高了戰鬥力。

定北高就村的羣衆追謠鬥爭

谷燕民

（一）

定北高就村曾發生這些事：特務們破壞過我們的公債：「誰還你，明年公糧就要交中央軍了！」又破壞我們的徵收：「交時記清人，別亂交，中央軍過來了好向他要還！」威脅我們村幹部：「帶挾槍的小心點，中央軍帶着傢伙。」還會鼓勵留早白××限制兒子媳婦做工作。並說：「中央軍過來剝共我領着！」曾在南支合的牆上貼黑帖子，辱罵我村幹部，這麼一來會使群衆一時難辯眞假，情緒一度不安，社會秩序一度紊亂。佃戶怕「奪佃」、工人怕「減工資」、抗屬就心着丈夫和兒子，都怕「中央軍來」，「八路軍走」，一個老房東向我合作社的安主任悄悄說：「人都說中央軍快過來呀，你們找下了躲藏的地方沒有。」在這種情形下，群衆生疑不安心，工作也受到阻礙。特別是在高麗村，因爲還兒群衆覺悟並不高；但群衆仍然是有聰明的。一次，有人說：「日本八年也回不去，說是報上說的。」這一下激起了人們憤恨，一致提議：「非這追根不行，看是那個謠言電台上放的屁！」高就村的群衆追謠鬥爭就從此展開了。

（二）

區村幹部接受了群衆的意見，要追出這村的謠言電台來，這時一些工人農民青年及婦女們紛紛議論，有的說：「××是個大電台，這會得追出他來。」有的私下議論，有的向區、村幹部報告着，一見有人來，馬上住了嘴。區村幹部決定按系統討論，要有名有姓有地點，要慎重，不屈枉一個好人。

爲普遍了解群衆對形勢的認識，六號實行了測驗，參加測驗的工人八名，佃戶四個、青年十人、青婦九人，共三十一人。一般的對「日本是誰打敗的？」「盡誰有功勞？」兩題認識肯定。但一問到「鐵道上是什麼軍隊？」時就不一樣，有的說「中央軍」，有的說「治安軍和中央軍一樣」，有的說「不知道」。其中以青年青婦成績最好，老工人和老年農民很差，只說：「鬧不清。」

接着就分頭召開工人小組會與佃戶小組會。在這個測驗裡，我們發現了社會心理群衆被國特謠言影響的程度。

工會主任集合了三十四個工人來「你們誰聽見誰說什麼來，說吧！」但工人們面面相覷。曾向我們說過好多寶貴的一個工人，也不說了。我們很快發覺了這原因，當下進行教育說：「法西斯特務份子不要工人自由，現在我們自由了，他們就破壞我們，使我們不團結，還受壓迫」，並歷述工人生活怎麼改善的。經工人們的討論，醞釀，終於覺悟了，於是決定在第二天，誰認識誰可靠就向誰講，果然第二天講了不少的話。

在佃戶會上，三十三個佃戶，按三人一小組分開。這回不像工人小組會了，是自由組合的。這個講：「郭洛思下雨那天在門口抗屬來。」那個說：「大年初一他罵李卜志來。」甲說：「王洛成在墳上說毛主席長不了。」乙說：「王思廸在他們上說中央軍三百多萬來。」不多一會紙上記了一大篇謠言。

治安員又舉行了熱鬧的除夕晚會。這個形式在大家來說是很熟悉的，治安員按計劃劃成若干組，分配好了記錄，大家就講起來，聽吧！每個組都是滔滔不絕，整整的兩個鐘頭，集到一塊共達一二〇多條。重複的減去之後，尚餘六十餘條。當人們發言時，每個人都在想自己的話，毫無顧忌。因爲大家都相信，這些反映是眞實的，就會有人和特務們拿一個做法的。

七十八條謠言總結出來了，新的問題出來了，就是如何向這些特務份子追問，反映這些材料的人，還有着害怕的心理，幾個人在納悶，忽然有一個工人提議：「又不是給他瞎捏造，我算一個。」在他的提議下，選拔了敢講話的代表們，準備發言，他們事先結成了小組，準備在大會上，特務份子不坦白，就一一追根挖底的撤出來。

（三）

八日這天，村劇團演過戲後，人擠滿了會場，因爲這樣的會議，從來沒開過，老鄉們也以非常高的情緒來參加，會前一簇簇的人在議論，有的指手劃脚的指點着，指點着擠在人叢中的所要追根的人。他們一進場，就向治安員要求：「我們坦白吧？」治安員答應了他們。

開會了，主席請群衆坐好，抗屬坐了高凳子，這個村參觀的五十八個來賓坐在前面，即宣佈開會。主席說：「這是一個討論會，誰有什麼疑問，誰聽見誰說過什麼自己不明白的話都可提出來。」主席說完，即有人要求坦白，站起來的第一個是外號「財主尾巴」的郭洛思，第二個是看「推背圖」說鬼話的王洛成，第三個是所謂「勢力派」的王福唐，第四個是大流氓王思廸。他們用一個腔調說：「有過必改，知錯改錯。」但沒坦白出一點事實，王思廸卻玩弄花樣說：「檢查村領導時，我對村幹部批評重了，恐我……」等話向幹部反擊。這時群衆激起了怒火：「給他提出來」，「王洛成說，毛主席長不了，八路軍瞎胡鬧。」「王福唐說：毛主席叫蔣介石和起來了。」「王思廸說：日本八年也走不了，中央軍三百多萬，毛主席是假革命。」「郭洛思說：八路軍的幹部是打土樁子的，沒有捉老鼠的貓，中央軍幹部有學問，是大學生。」又一個說：「王思廸說：博野有了中央軍，還說已到了河南哩。」一陣熱烈發言，七八十條全拉出來了。他們四個人還是不承認，說：「在那說的哩？」下邊蹦起一個中年人，把屁股一拍說：「這叫找證見嗎，眞不要臉，王洛成在墳上說的，王思廸：你門口，在游擊組那裡說的！」「郭洛思在大年初一說過一回，下雨挑撥過抗屬。」「王福唐是趕集回來說的。」一連串的鐵的證明，他們再也無法抵賴了。群衆叫着：「不坦白不行，坦白改過我們就寬大」。他們四個人，計窮策盡，再無法逃脫了。午後經過勸告解釋才開始坦白了。

郭洛思說：「八路軍待我可不錯，我說的話太不對了，我決要改過，我再不當財主尾巴了。」把他講過的鬼話一一陳述一遍。王洛成王福唐也先後敍述了自己的錯誤，最後是大流氓王思廸坦白，他說：

「我不滿意八路軍實行民主，我總希望中央軍早一天來，我可以昇官發財。但事不遂人心，我就千方百計的破壞工作。我曾說過『蔣介石眞革命，毛澤東假革命，勝利屬於蔣介石，因爲他勢力大。』我曾向群衆宣傳過『中央軍三百多萬，武器好，說人家一百五十萬是假的，』嚇住人民不跟八路軍走，曲解過報紙說『日本國內兵還多哩，八年也不走，』叫老百姓不擁護共產黨的宣傳。說過『中央軍到河南了，有人問就說河南省正科（一個犯過錯誤的村代表）要他和幹部武裝鬥爭，威脅過第一隊。』我曾挑撥過『減低幹部工作情緒』，『破壞過公債』。我見了上邊來的幹部我假裝進步積極，我曾向×同志說過：『我一貫反對資產階級的剝削。』」到這裏群衆更憤慨他了，群衆都說這小子可欺騙人不少了，於是要追根：「誰叫你這樣作的，特務頭子給你送的密令哩？還是來的無線電。」但他死也不說，至此群衆要求他坦白，給了他一定的時間來反省。當下我們就此做了對目前形勢的宣傳，歷述國民黨反動派自民國以來喪權辱國的罪惡，更於日本投降後想獨吞勝利果實，與敵偽合流。並指出特務份子的陰謀。群衆情緒異常高漲，會末高呼：「努力工作！揭破特務謠言，保衛勝利果實！」

由此，現在定北平原掀起了實泛的追謠鬥爭。

昌宛楊坊農民 力爭減租終獲勝利

【新華社冀察支社訊】昌宛訊：楊坊的貧苦農民，長期在嚴重的封建剝削下過着痛苦難堪的生活，本村共有地主二十家，比較大的地主有五家，他們共佔有土地二九三．五畝，常年總產量二二七．九五石，共要租二二六．八六石，平均每畝要的租子超過總收穫量的一半以上。租種地的佃戶共有四十六家，（即地主牛糧種籽全不出，只分一半糧）上打租六家，錢租一家，一般死租十家，從上邊剝削形式上來看，小半租與上打租是數量最多剝削最厲害的。最高的租額有一石的，劉瑞奉種趙鳳林的地四畝，共產兩石，全部交了租子，不但大秋白賠了半糧好種和工夫，麥秋一粒未收，還白賠二斗麥種。劉慶種趙鳳林地六畝，却要七畝要租子，張銀種賽包氏一畝地打了一．三石，要交一石的租子，趙禿子種劉得林的地，每畝四斗租子，而收穫量却只有四斗，負担還全歸佃戶納，去年每畝對敵人的負擔就達到雜糧一八．五斤，麥子一．五斤，款七四．五元的巨額，這樣慘重的負擔，使得貧苦農民遭受着嚴重的災難。已經有一家因無力耕種，自動退了佃，佃戶郭小墨一家八口，稀衣無着，窮的僅存一斗玉米了。日寇投降，我軍解放該地區後，即宣佈了二五減租的法令。於是部份佃農即開始向地主要求減租，但由於群衆未很好發動起來，地主不但不應允減租，反而威脅佃戶說：「八路軍要走了，你們幾個小子鬧吧，中央軍來了嚇死你們！」並有四家佃戶已被地主奪了佃，生活沒有着落。

由於地主的無理壓迫，激起了楊坊農民的怒火，使他們再不能忍耐了。於是在八日晚上召開了佃農會議，四十六家佃戶都到了場。他們一齊決定：「太壓迫我們過不去了，咱們小子什麼都不怕，他們多要的租糧非立刻退還不可！」「我們大家一塊去要！」力量頓時團結得很緊。

第二天（九日）早晨，佃戶都攜着口袋在村公所集合了，在農會幹部小組長領導下一齊出動，經過了兩天與地主的說理鬥爭結果，農民勝利了，退回了租糧三三．五石，三七家訂了約，被奪佃的佃戶又重新把佃權拿了回來。楊坊村的貧苦的農民抬起頭來，翻了身了。（西林）

靈壽西岔頭 新灘地收成好

【新華社晉察冀支社訊】靈壽群衆一貫認爲慈河沿岸不能修灘，因之領導上亦不大注意，今春由於上級對水利開展的抓緊，縣政府根據了邊區生產會議精神，公佈修灘墾荒辦法，確定了無租受益年限，與保障了永佃權和最高租額率，這樣群衆修灘的積極性提高了，因修灘的都是貧苦戶，政府貸出小米三千斤作爲補助群衆自己建立修灘的組織，統一購買農具，又得到政府在技術上的幫助，很快修起了南北二灘，今年秋收完畢計穫谷子一百一十七市斗，花生一千九百五十斤，山藥二千六百斤，豇豆二十市斗，黃豆四十市斗，稻子二百市斗，約折谷一千一百市斗，這一收穫興奮了全灘的群衆，積極性更加提高了。從這裡看出第一個問題是：慈河沿岸可以修灘，組織領導上必須有信心。第二、地權、使用權、受益分配，是開展的關鍵，領導上應事先解決。第三、貸糧要用得得當，今年水利貸糧爲數極小，縣直接掌握只岔頭灘前後貸發三次，確實發揮了作用。今後靈壽修灘只要繼續努力，定有更大的收穫。（華鑑）

定易淶有些幹部 對發動群衆認識不清 現正普遍學習群衆工作

【新華社冀察支社十一月二十日訊】中共定易淶縣委已召開了擴大幹部會議，檢討發動群衆問題，這一問題在討論中曾引起熱烈的爭論，但是，從大家發言中，充分看出了有些幹部對於發動群衆的認識是不正確的。有的認爲政策是政府規定的，可以不必發動群衆，有的認爲只要轟轟烈烈地和地主鬥爭一場即爲眞正的發動群衆，有的認爲過去已經減過租的村莊就是群衆已充分發動起來的村莊。由於認識不正確，所以在發動群衆中，有了許多缺點與錯誤。表現在：第一、特別是在已減過租的村莊，就以爲群衆已發動起來，因而障礙了進一步的充分的發動群衆，第二、包辦代替，許多縣區幹部已召開了地主，佃戶會議，解決了減租問題，但由於沒有發動群衆自己起來鬥爭，所以幹部一走地主馬上又打反攻了，如永樂、陳旺等村已解決了九十多種問題，結果全被地主反攻了。第三，發動群衆沒有與鞏固組織結合起來，三區許多村莊已發動了群衆，但政權仍掌握在舊甲長及壞份子手裏，因而，群衆依舊未得到翻身。第四，發動群衆中，鬥爭的對象不夠明確，把作風不好的村幹部與有些毛病的群衆也當成了發動群衆鬥爭的對象，結果正上了破壞份子的當。第五、有的幹部把放手發動群衆當成了自幹，二區某同志到長安城去事先未經調査研究，只聽了個別人的反映，便召開群衆大會，結果，群衆未發動起來。會上，經縣委總結以上數點，並佈置今後計劃，特決定在十一月份縣區幹部普遍學習群衆工作，特別是黨員要依靠群衆才能戰勝與克服一切困難，才能完成黨給予的任務。（清源、林鈞）

靈邱嶺底群衆 合作經營煤礦

【新華社晉察冀支社訊】靈邱嶺底村，處在渾源、應縣、靈邱的交接地方，山嶺下有豐富的煤藏，雖然周圍四十里內沒有市場，敵人却在這裡修設了據點，控制着三縣的交通，並設窰採煤，統治了整整八年。敵人使用漢奸，充當礦中「窰官」，使窰工們的生活，受着慘苦的剝削和凌辱。今年春天，敵人被我軍逼退了，嶺底村獲得了解放，嶺底村的群衆，舉行了反窰官鬥爭。接着在縣社的協助之下，成立了自己的合作社。今天，嶺底村合作社蓬勃地發展起來了，壓倒了有名的南山村社。

一開始煤礦組織時，資金缺乏，銷路無一定，他們不是工廠式的僱傭勞動，採取了現出現實的經營方法，每天有三十個固定的工人採煤馱煤，有一個礦師計劃開採，還有一個幹部記賬，工人們取得了一支簽子往礦外背煤，每簍七十斤每斤一元，照此計算，等每天出賣煤眼總結後，工人便交籤子領應得的酬勞。每天總收入的百分之十，爲兩個幹部的生活費，又百分之十作爲修窰公積金，除由工人按勞力多少分配。公積金交村社入股生息，幹部由村社領導。

其次，是組織染坊，只由村社聘了一個染工，利中除去營業費和伙食，便按四六分紅，工人佔四成，村社佔六成。開始營業，三十里內的布疋，都送到這裡來着色了。

碗窰，是渾點一家從渾源搬來無法生活的技術工人建立起來的，一家四口，村社每天給予小米六斤吃用，窰貨齊賣村社，紅利對半分紅。

村社組織這三個業務外，還有一個供銷部，專作供給運銷業務，最近購回一捆布解決社員多衣。

嶺底村合作社，經營得異常烘火，給予嶺底群衆很大的利益，業務能迅速發展的原因，一是社員成分好，基本上發動了；一是幹部都有業務的經驗，精通窰算，又有爲群衆服務的精神，雖然內部組織和領導上還不健全，嶺底村合作社未來的前途仍極光明的，他們正爲運銷上設法開設一座騾馬大店。

國民黨接收下的「滬寧收復區」

國民黨接收大員一批一批飛到上海南京，他們究竟幹些什麼呢？是在平抑物價嗎？是在救濟失業嗎？是在恢復生產嗎？如果不是的話，那末他們究竟在做些什麼，或者說搞些什麼鬼呢？

「生產停頓」——國民黨大員飛抵滬寧後忙於買賣黃金，趕印法幣，對恢復生產問題却無人過問，滬寧等地工業界人士五次請當局解決煤電力問題，當局却以種種藉口搪塞局無理壓迫得生活無着，弄利現在「上海一處工業生產的百分之九十已陷於停頓，失業工人達一百萬人以上」（上海建國日報十月二十三日）。上海人民對這種勝利後的災難稱之爲「勝利蕭條」。某工業家吁然的說：「歡迎國軍鞭炮放後，我整整三天三夜都失眠……」他們所擔心的是「鐵路無着週轉不靈」。（建國日報十月二十三日）而無錢無貨的老百姓則深感復員荒……」（建國日報）

物價飛漲，另一方面則由於新貴們的「五天登科」大肆收買物資，買官位子，嫖賭的結果，弄得通貨更加膨脹，物資越感缺乏，物價飛漲。據上海時代日報十月十日及十月廿四日所載，九月十二日至十月廿三日十二天之內，食物燃料均行飛漲，煤球每擔四萬元，八萬元，十五萬元，白糖每斤一萬八千元、四萬五千元、五萬元。關於主要食糧，大米一項則在十月二十三日漲到每擔一百二十萬元（超過日寇投降前價目），十一月則已漲至二百二十萬元，較上月十二日的每擔八十萬元，高漲越三倍。

「商店閉市」——國民黨當局對這種情形不但不肯從增進生產改進人民生活着想，反而採用大後方早已施行失敗了的「限價政策」，商店只好用「遲開門，早收工」的辦法。因「有的商店更藉口整理內部，自動停業。因限價」而被迫分停業的商店，倒有求之不得之感。星期日，十家的舖就有九家臨時貼出「星期日休假一天」的紙條子，其中有綢緞店，時裝店，鐘表店，磁器店，南貨店……而這些店舖在以往星期日都是不休息的。馬路上竟像是過陰曆年似的……」（建國日報十月二十一日），而蘇州觀前街各商店亦因當局平抑物價，自國慶日起藉口慶祝名義，提早關門或修理歇業。當局又寫了「維持威信」到處罰違反「限價」的商店，可是到了今日已不再是一二家商店陽奉陰違，而是整條馬路，整條街打烊了（停業）。江西路、四川路、北京路一帶，除銀行錢莊外十家就有九家關門歇業，用停業來反對「限價」」（建國日報十月二十四日）。

「工人罷工」，在物價不斷飛漲情形下，職工生活感到嚴重威脅，於是從百貨店、水電業以至人力車夫，紡織業，罷工潮風起雲湧。」（建國日報十月十三日社論）而法商電車職工團廠方一本其以往高壓政策之故，職工忍無可忍，遂實行最後怠工。同時，十月十九日晨，上海黃包車夫爲反對車行老板增加車租而罷工了，午後在馬路上已見不到一輛黃包車的影子。據統計，上海現有黃包車一萬八千六百十四輛，而登記營業者的，黃包車夫就有五萬人（均見建國日報）。嚴重的失業問題連三民主義青年團機關報「青光半月刊」也不得不承認：「失業問題已日趨嚴重，如不統籌解決，整個社會或將紊亂和動盪（該刊復刊號）。」

停業，失業，漲價，罷市，罷工，這就是國民黨接收大員帶來的「禮物」。（新華社延安二十三日電）

察北拾零

沈育

八月裏，傅作義的「國軍」侵佔了興和，僅僅一個禮拜的功夫，城裏面好吃的東西都被他們吃光了，値錢的東西都被他們搶走了。今天要款，明天要捐，在這一個禮拜裡，老百姓負擔了兩百萬元。他們刮去這些錢作什麼呢？主要就是這三樣：賭博，逛大煙，逛破鞋，因爲他們的錢來得很方便，對破鞋們花起來也就太方。所以，興和城裏的破鞋確實得到了「國軍」不少的「恩惠」。

八路軍光復興和以後，情形變了。老百姓花錢少，人人有自由，他們不怕八路軍，彼此像一家人一樣。商業漸漸恢復起來，但「破鞋」的生意都非常冷落。

城裏老鄉說：「老百姓恨死傅作義，歡迎八路軍，「破鞋」們討厭八路軍「歡迎」傅作義。」

×　×　×　×

傅作義的「國軍」，可眞是包羅萬象，無奇不有。日本的「皇軍」有的變了「國軍」，殺人劫貨的慣匪也成了「國軍」，察北的著名悍匪左六子，小五點，蘇克龍，蒙凱等……都是這些「國軍」的高級幹部，八年來騎在人民頭上的僞軍也成了「國軍」，一切地痞，流氓，土豪，慣匪，都被傅作義視若珍寶，收歸「國軍」了，這是什麼樣的大雜會呀。.

老百姓發出驚訝：「這是什麼國軍」？原來「國軍」就是這樣一夥東西呀！」

×　×　×　×

興和二次爲八路軍解放後，老百姓喜笑顏開，舒眉展眼，心裏舒妥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的歌聲到處唱着。

一天，一群小孩子在街上玩，每個人拿一根木棍當槍，找一塊紙片，叫大人給寫上「八路」兩個字，釘在臂上。他們唱着，跳着，喊着「一，二，三，四！」

一個老頭子過來了，很有興趣的看着他們，忽然他看出差子來，很認眞的告訴孩子們說道：「你們八路的牌子釘錯了，應該在左胳膊上呢」。他看着孩子們把紙牌換到左臂上，又鄭重地像囑咐一樣的說：「長大了當八路吧！」

他走了，孩子們又「一，二，一」的體起操來。

×　×　×

後河子的一個老鄉，到張北找專員公署去有事，一眼看見一個穿着黑布衣服面孔非常熟悉的人，「這是誰呢？」他問一個別的老鄉。「專員」！那個人回答他。他想了又想，記起了這個「專員」曾經到過他們的村子，帶他們拆過敵人的碉牆，他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並沒有什麼官架子。

於是，他親熱的跑到專員的跟前去了，他說：「原來你當了這樣的「大官」，你們八路軍的官可都是給咱們辦事的好人啊！讓我告訴你一件事情吧！」接着，他詳細的說出了一個漢奸的事。

×　×　×　×

平定堡進行了減租，老百姓都翻過身來了。有些地主造謠，想嚇唬佃戶，他們說：「二十二號八路軍準走，西軍快過來了」。但是農民們不怕，他們說：「隊伍是明八路，我們是暗八路」。

農民們自己組織，偵察，用各種關係把情報網拉得很遠。一發現土匪，堡子裡馬上就知道了消息。他們幫助我軍站崗放哨，非常的認眞負責。一次，頑固軍隊進攻平定堡，他們也拿起武器和我軍一道幹，終于把敵人打退了。當十月間八路軍把土匪張轄源部打垮的時候，農民們都非常高興。他們說：「這是我們的勝利！」

八路軍和人民是一家人。八路軍的勝利，的確是人民的勝利呵！

追悼人民歌手——星海同志

冼星海同志傳略

冼星海同志，廣東番禺縣人，自幼家境貧苦，父親以捕魚爲業。在中學時代星海同志就已經十分愛好音樂，曾在北平學習音樂多年，專心於小提琴的學習，其後在廣州嶺南大學教音樂，並任該校管絃樂隊指揮。因爲感到國內學習音樂的環境不方便，於是下了很大的決心，不顧自己的窮困，在一九二九年離開祖國到法國巴黎去。在巴黎，一方面在餐館做跑堂的工作，一方面工餘埋頭學習音樂。最初跟名提琴家保羅、奧伯多菲爾學提琴，又隨巴黎音[illegible]教授路愛日．加隆先生學「和聲學」「對位學」，其後又在「唱歌學校」跟丹地學作曲，跟拉卑學指揮。在這些日子裡，星海同志常常在失業與飢餓中，生活異常窮困，常常妨礙學習。爲了求得保證與學習的生活費，星海同志曾經做過各種各樣的下役，甚至忍辱含羞地提了提琴在咖啡店大餐館中拉奏討錢。

雖然生活在折磨着他，但爲了學音樂，星海同志並不灰心，一方面又得到教師們的幫助和鼓勵，終於獲得了機會進「巴黎音樂院」高級作曲班學習，世界三大印象派作家之一「保羅．刁卡斯」收他做門生。在這以後，星海同志專心於作曲和指揮。

星海同志有着強烈的民族意識，雖然自己受盡種種辛酸，飢餓和孤單，但在悲痛中常常想起了自己多難的祖國，尤其在東北淪陷之後，更起了怎樣去挽救祖國危亡的思念。這種思念啟發了星海同志的創作，不管技巧的高尚與否，他把他對於祖國的種種感觸寫成了「風」，「遊子吟」，「中國古詩」等作品。「風」很受法國的音樂家們所稱讚，曾經在巴黎播音和公開演奏。

一九三五年春，星海同志在作曲班畢了業，爲了急於把自己的力量貢獻給國家，於是在一九三五年初夏作了一次歐洲的旅行之後，就起程回國了。

回國後星海同志就把他的音樂爲被壓迫的祖國服務，他的第一個救亡歌曲是「我們要抵抗」，這是爲一二九運動而寫的（可惜現在原稿失掉了），接着又寫「戰歌」「救亡行進曲」等。由於民族危機一天天的深重，星海同志開始着手寫「民族交響樂」。這時期星海同志在上海百代公司做配音工作。不久又被新[illegible]影片公司聘爲音樂部門的負責者，這之後他寫了「搬夫曲」，「夜半歌聲」，「熱血」，「黃河之戀」，「拉犂歌」，「青年進行曲」等等。此外，冼星海同志還經常在上海文化界，話劇界，音樂界爲他們配曲，配音，教唱等，在這些工作中又產生了不少作品如「茫茫西伯利亞」，「莫提起」，「炭夫曲」，「打江山」，「打櫓歌」，「旱災歌」等等。

星海同志喜歡接近學生，尤其喜歡接近被壓迫的勞苦大眾，經常在工人的歌詠隊裡教歌，也到鄉下去教歌，從工人農民的勞動呼聲中吸收新的力量到他的作品裏來，他儘量使他的音樂創作充滿着各種被壓迫同胞的呼聲。

「八一三」抗戰爆發，星海同志參加了上海演劇第二大隊，從上海到了武漢，武漢時期是新音樂運動在大後方的黃金時代，這和星海同志在音樂運動中的熱情工作，大量的創作抗戰歌曲是有關係的。在這時期的作品有「保衛武漢」，「五一工人歌」，「新中國」，「祖國的孩子們」，「游擊軍」等歌曲。並堅持了以聶耳逝世的一天——七月十七——爲中國音樂節。其後，由於國民黨當局對新文化運動的壓制，使得星海同志無法創作，而渴望一個能給他創作的地方，於是星海同志找到了延安。

這是一九三八年底，星海同志到達了延安。不久即任魯藝音樂系主任，一九三九年六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是星海同志創作的黃金時代，著名的「黃河大合唱」就在到延安不久產生的，這個作品中奔放着星海同志熱烈的愛國精神，要求民族解放的精神，而且在基本作風上創造了民族化大眾化的典範。在延安一年中產生了「生產大合唱」，「黃河大合唱」，「犧牲同盟大合唱」，「九一八民眾大合唱」，等大型聲樂作品，以及大量的歌曲，並完成了他的「民族解放交響樂」第一部。

一九四〇年五月離延赴蘇聯，在蘇聯亦有創作數部，其中兩部深受蘇聯音樂界之讚賞。現在抗戰勝利了，正是星海同志回國領導建設新民主主義的音樂文化的時候，但不幸星海同志卻永別了我們。星海同志遺其妻錢韻玲同志及六歲女兒妮娜，現仍住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星海同志一生致力於新音樂運動，有三點值得我們學習的：第一，熱烈的愛國精神，要求民族解放的精神；第二，他對於廣大人民的熱愛；第三，是正確的藝術路線方針——爲政治服務，爲群眾鬥爭的路線方針。

哀悼人民音樂家冼星海同志

蕭　三

長期跋涉在崎嶇險阻艱難的山路上，聽到星海同志去世的噩耗，禁不住心痛如割，淚洒亂石。中國人民沉默了一支雄壯的號角，藝術界損滅了一顆光輝的巨星。這是聶耳死後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無可比擬的嚴重的損失！

記得我和星海同志初次相識在一九三九年五月初。那是在延安城外一個廣場上，幾千個青年在慶祝自己的節日——「五四」。在如雷的掌聲中，在輝煌的火炬光中，毛主席結束了他的講話，慈藹地接受了一個女青年獻給他的旗之後，突然聽到一陣雄偉的歌聲——「二月裡來好春光，家家戶戶種田忙……」。在野火光中我看到一個高台上站着一個中等以上身材的人，穿着褐色短上衣和黃色褲子，在指揮那五十個人的「生產大合唱」。那就是星海同志。我們一面看一面表演動作。我細聽那一聲聲，覺得中國民歌成份特別多，特別悅耳，但內中亦有不少西歐音樂的色調。這使我特別注意大合唱的作者，因爲那時我正非常有興趣於中國新詩的民族形式問題。

過了幾天以後，在「魯藝」的周年紀念音樂晚會上，我又聽到了星海同志的更加偉大更加雄壯的聲音——「黃河大合唱」。台上六七十人（將來有一次演出人數達四五百之多）一時作船夫的掙扎，一時作河邊父老的哀鳴……最後作黃河的怒吼。歌聲時而嗚咽，如泣如訴，時而悠悠然如讀幽閑的田園詩，最後真感到黃河之水天上來，滾滾白浪滔天，波濤洶湧，到了這裡我對作曲者和指揮者的星海同志真欲五體投地了！

他的氣魄是如何偉大呀！他的才能是如何地高呀！他的創作力是如何地豐富呀！

我們熟悉了，同事了，而且共同創作了（我感謝他爲我譜了『反汪精衛』，『三八大合唱』，『抗戰劇團團歌』等！）。

我更認識了星海同志的生平與創作。原來他是漁人子，生後未能見父面，賴祖父（海員）及母親撫養成人。他自幼即喜音樂。十一歲即參加了軍樂隊，吹幾種樂器。旋入北平及上海音樂學校，但不滿意，乃大部時間用以自修及從外人學習。去外國，因貧困故，曾在飯店，理髮館作粗工以糊口。作工所佔時間很多，但星海同志仍艱苦自學。後來得人助入學校，爲跳舞場裡拉提琴，終於考入巴黎音樂院。一九三五年回國到上海，六個月失業。後乃得在百代公司及電影公司任職，同時訓練歌詠隊。星海同志此時期的創作有：「夜半歌聲」，「青年進行曲」，「拉犂歌」，「五卅紀念歌」，「救國進行曲」等。抗戰後離上海赴各戰區工作，發動工人歌詠隊，民眾歌詠隊等。三八年冬赴延安，三九年任魯藝音樂系主任，同時加入中國共產黨。

我認識星海同志的時候，他已寫了約五百首歌曲。他的創作力彷彿是一道泉源，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除幾個大合唱外，他還創作了歌劇，譜了近代詩人的若干作品，作了「游擊隊」「太行山上」等許多戰歌。而在離國去蘇聯（一九四〇年）時，正在日夜寫他的代表作：「民族交響樂」。這作品他準備在四五年內完成，在去國之日，我看見他已寫成了大半，但他對創作的態度是很嚴肅的，不厭反復推敲，修改再三，雖則他的氣魄很大，每每一氣呵成。他自己常說：「處理作品要迅速，大膽，不太顧及規律，但同時要精細」。我們看他每次創作的過程都是這樣的。大家都驚嘆他的天才實有過人處。莫斯科訊，星海同志在蘇聯的創作還有一部很受人歡迎。我們想，也許他的「民族交響樂」已經成功了。我們希望將來能在中國各地聽到他的遺著。

星海同志在巴黎時曾從印象派學習過。但回國以後他的創作都充滿着現實主義。這也因爲星海同志決心將他的全部身心才能獻給勞苦大眾，爲人民服務，故他力求大眾化。他曾說：「勿忘記大眾，方爲大眾的作家」。我們試看他的創作計劃，有中國工農組曲，內有黃包車夫、搬運夫、起重匠、推小車者、打扛、鋸夫、割草、挑夫、割麥、趕驢……便知道他是如何地關心勞苦大眾生活的。就從這個觀點出發，星海同志所以極力提倡自己的民族風，而不一味模仿西洋調，而所謂民族作風即包括在小調民歌大鼓京調崑腔及各地土調之中。關於這類曲調，他的主張是：愈搜羅的多，就愈將造偉大的作家。我們看到他對民間小調之注意，和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融化，改造，加工精製它們的成果。——這是我們今天藝術界各部門所努力追求而沒有全部作到的，而星海同志在這方面的成就很大，這點特別值得我們學習。他又說：偉大的天才又總都是新鮮活潑的，革命的。因此，他歸納地說自己的創作態度是：（一）民族形式的，（二）有先進的正確的政治思想的（一九三九年七月三日星海同志在魯藝向前後方學生作的報告）。

星海同志的全部創作，的確有這兩個特色。我們可以說，他的創作的藝術性與政治性是結合得很好的，是二者都達到了一定水準的。星海同志是優秀的藝術家，是優秀的共產黨員。

有這樣雄厚豐富創作能力的共產黨人人民藝術家冼星海同志，在三十七歲的壯年時代，在正在應當更加充分發揮他的才能的時代，在抗日戰爭勝利以後，在應該更多歌唱人民解放和光明的今天，遽爾逝世，這是何等的不幸，這是怎樣大的無可彌補的損失！今天，我們沉痛的追悼他，只有和他一樣，爲人民大眾服務，至死不改其宗，才是對他最好的紀念。

是啊，星海同志永遠活在人民的心中，活在人民的口中，耳中，人民將長久地唱他所作的歌曲，聽他所發出的號召而堅決奮鬥到獲得最後的完全的解放。

人民音樂家冼星海同志不死！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廿三日於張家口

（冼星海同志遺像）

悼星海同志

王　莘

一九三五年夏天，星海同志剛從法國回來，正是祖國非常危急的時候，他並未沉醉於上海舒適的生活裡，立刻參加了當時如火如荼的救亡歌詠運動，並且很快就成了一個有力的領導者，他寫的救國軍歌正當其時反應了全國人民一致的政治要求，很快在全國傳播開來。他和呂驥同志等創辦了一個救亡歌詠運動的幹部訓練班，他熱心地擔任了指揮教員，在訓練班裡我初次認識了他，他非常樸素，穿着一身粗帆布的西服，他直率熱情的性格很快就和青年朋友們溶合在一起，我們大都是貧苦的小職員和學生，他喜歡和我們接近，非常耐心地教我們打拍子，指揮，講解分析歌子的感情，有時我們單獨打不好的時候，他就親自捉住你的手臂教，練習。有時他爲了給各個歌詠團實際的指導，他走很多路到各處去跑，當你寫了歌子的時候，他細心地和你一起研究，修改，許多新起的青年音樂工作者在他熱情的幫助和培養下成長起來了，他們是不會忘懷自己的導師和戰友的。

一九三八年冬，我們又在延安會見了，他開始當我們音樂系的教員，後來擔任系主任，他任的課很多，我又幸運地親聆了他的教誨，那時是他短短的一生中最興奮，創作慾望最旺盛的時期，他白天教課，夜間寫作，連續寫出了『黃河大合唱』『生產運動大合唱』歌劇『軍民進行曲』等等，他常常說：『我不到延安就寫不出這些東西，我越寫越有精神，幾乎忘掉了疲倦』。他又常常鼓勵我們說：『開展中國新音樂運動的重擔就在我們肩上，我們是有希望的！要刻苦，要努力！』這正是星海同志親身體驗到的，也是他自己走過的道路，當三九年秋我們要到前方工作的時候，我們音樂系開了一個通宵的座談會，他詳盡地報告了他爲音樂的經過，並介紹他的創作經驗，他一再鼓勵我們刻苦學習爲群眾服務，他熱烈的傾談感動了每一個同學，誰能料想那一次的會談竟是我們最後一次，抗戰勝利了，正當我們翹首盼望他回來的時候，竟和我們永別了！

星海同志的功績不僅在於他創作了許多起過偉大作用的抗戰歌曲和其他音樂作品，他還親手培養了一大批新起的青年音樂工作者，用如火的熱情熱愛祖國，熱戀受難的人民，如今國在八年苦戰裡人民開始翻身了，我們的音樂陣線也更加強了，而星海同志卻不再回來了，但你的熱情的激動的歌聲將永遠印在人民的心裏。

憶星海同志

賀敬之

近代中國優秀的音樂家，人民的最忠實的歌手冼星海同志在蘇聯逝世了。消息傳來，人人震驚。所有他的同志、親友，以及他的學生，受過他的教育的，唱過他的歌的，被他的歌聲呼喚起來的青年、群眾，乃至全國的人莫不痛懼哀悼。星海同志的逝世，是中國新音樂界自聶耳逝世以後的一次最大的損失。同時，也是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的大損失。

我是被星海同志的歌教育過的，是被他的歌召喚與鼓舞過的許多青年群眾中的一個。我以能作爲這樣一群里面的一個而感到光榮。同時，在今天，我不能不感到哀痛，我覺得我自已遭到了一個不可補償的損失。

記得一九四〇年初夏，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有一段很短的時期里，我曾與星海同志生活在一塊。那時，我們一行四五個同志。在辦事處等汽車去延安。這之前，我們曾在國民黨統治的四川過了一段很長的痛苦生活。在那些日子里，星海同志的歌是我們最大的慰藉，及最熱烈的鼓舞者。它給我們以力量，給我們以興奮與快樂。它告訴我們反抗黑暗，召喚我們走向光明。我們唱着「熱血歌」，「青年歌」「在太行山上」……可是，在那黑暗的國度里這些歌是犯禁的。但我們是把這些歌唱在心里的，而且唱的更響。後來，我們決定一起到延安去，到星海同志歌頌的光明地方去。我們知道，這時他在延安。我們徒步跋涉了兩千餘里，趕到西安。在路上，在迷天的大風砂里，在荒涼的山道上，當我們感到寂寞與疲倦的時候，我們就又唱起星海同志的歌。這樣，我們就又能加快腳步趕路。到了辦事處，已踏進我們光明的樂國的門檻內了，我們更興奮地唱起來了。在這里，星海同志的歌是不犯禁的，而且是被更多的人唱着。小鬼們唱着他的「游擊戰」，我們一到不久也學會了，並且又學會了「二月里好風光」。我們盡情的唱，快樂的唱。但是，卻還碰到困難，辦事處的同志有時提醒我們：「小聲一點吧，門外就是他們。」他們——就是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們。雖說這樣，但我們還唱歌，唱星海同志的歌。

過一些時候，有一天，忽然一個同伴告訴我：「冼星海來了！」我馬上站起來：「怎麼，冼星海來了？他不是在延安魯藝嗎？」「可是現在，他真的來了！」我們馬上就去看。在院子里，綠樹蔭下，一群青年的包圍中站着一個人：大個子，微黑的方方的面孔，嘴上是剛剃過不久的短鬚。前額光禿，後面有稀落的頭髮。在廣東人特有的突出的眼眉下是一對閃光的大眼睛。面上流露着微笑。他就是冼星海！

從此，冼星海就和我們一大群的青年在一起生活了一個時期。他很熱情地接近着我們，和我們談話。他談音樂，談作曲，談延安，談魯藝，談周揚，呂驥，塞克……他不疲倦地回答着人們的問題。他愉快地神情吸引着青年們。他說：「到延安去吧，那里是好地方！」有一次，一個愛好音樂的女同志告他說她想到魯藝音樂系學習，星海同志說：「那好，你去吧，我可以介紹你，這就算考試過了。」因爲星海同志那以前是該系主任。

在那時，西安常有空襲，星海同志和我們一起躲飛機。他常是穿着一件軍衣，腳下拖着一雙破爛的皮鞋在人群里走着。到了防空洞里，他也是和青年們在一起，和大家說笑、玩耍，好像一個孩子一樣。記得有一次，在防空洞里他談起他擬創作一表現紅軍一萬五千里長征的大交響樂。

後來，他答應了大家的要求，教歌。他很熱心地每天教一小時多。很快地我們就學會了「游擊戰」「茫茫的西伯利亞」「路是我們開」「黃河頌」等。他手里拿着音叉，不時地敲響着它送到耳邊去。他很耐心地改正着大家的聲音。星海同志性好恢諧，有時爲了糾正我們的發聲，模仿着某人的怪聲怪調，同時作出各種可笑的表情，逗的大家哄堂大笑。

不久我們就到延安來了。而星海同志也取道重慶去蘇聯了。誰知道，這一次竟是星海同志和我們的永訣！但是，雖然星海同志離開了我們，而他的歌卻並沒離開我們，雖然星海同志離開了延安，而他的歌聲卻沒有離開延安乃至中國。我到了延安後，聽見「生產大合唱」「黃河大合唱」到處流行，工人，農民，士兵，青年學生……都唱着這些歌。後來我到了魯藝，魯藝音樂系又趕練他的「九一八大合唱」。而那個在西安辦事處由星海介紹進音樂系的女同志也站在唱歌隊的行列里了。

可是，從此關於星海同志本人並未得到一點消息，只知道他在蘇聯進行研究。

我認識了星海同志的夫人錢韻玲同志及他們的女孩妮娜。韻玲同志也在魯藝音樂系工作。她存有許多星海的手稿與墨蹟。她是個很好的工作者。曾當選爲本系的特等模範工作者。她和星海同志感情是很好的，時常提及他。有時延安來了飛機，我故意給她開玩笑：「韻玲同志——星海來了！」而她的面上也就露出一種半信不信的微笑。妮娜也常懷念着他的爸爸。我們問：「你爸爸是誰？」她就響亮的回答：「星海！」「星海在哪里？」「在蘇聯！」「什麼時候回來？」「就回來！」我們就又逗求他：「唱一個你爸爸作的歌吧！」他就毫不遲疑的唱起來了。

星海在魯藝執教時的成績是很好的。他熱情，認真，他自己的創作的正確道路給學員們影響很大。他的學生現在有不少已經是有爲的音樂工作者及優秀的作曲家了。當我和他們在一起時，他們時常念及星海，並感謝他給與他們的教育。有時示我以星海給他們批改的卷子，上面有很多他的熱情鼓勵的文字。

而到今天，星海同志已經離開我們有五年之久了。我們——他的同志，學生，親友，以及群眾是始終懷念着他的。特別當唱起他的歌的，或者我們要求唱新的歌[illegible]

啟事

于副議長爲星海同志追悼會親題「冼星海先生追悼會　大音希聲　于力書獻」，因不及製版，未能發表，謹致歉意。

——編者

是熱情的導師　是親愛的同志

——悼星海同志　　煥之

在我到邊區以前，就已經從星海的歌曲中，認識了星海同志，那時我愛唱星海同志的歌曲，就如同愛聶耳的歌曲一樣，他的歌曲是如此樸素，音的進行是如此單純，這裡面並沒有什麼技巧的炫惑，我所感受到的只是一種深厚的愛祖國的情緒在他的歌曲中奔流着。我愛他的歌曲，甚至摹擬着他的作風在我自己的創作中，但是這種模擬是太膚淺了，因爲那時我對星海同志是沒有更多的了解。

來陝甘寧邊區以後，當我第一次拿我的創作給星海同志看時，他立刻指出了我創作上的貧乏——學生味道，當時我心里不免有些難過，然而，星海同志卻又給我鼓勵，鼓勵我更多的創作，大膽地創作。從這之後，我在星海同志的指導和鼓勵下不斷地大膽地創作着，由於經常和星海接近，使我在創作的作風及創作方法上獲得了許多啟示。

星海同志不僅是鼓勵別人更多的創作，而他自己也就是最多產的作家，他的多產決不如一些學院派的先生們所非難救亡歌曲的所謂『粗製濫造』。雖然他能在三天之內完成一部『生產大合唱』，在一星期之內完成一部『黃河大合唱』，在十天之內完成一部二幕歌劇『軍民進行曲』，但這些，星海同志都是日以繼夜地工作來完成的，這正是星海同志的爲祖國爲人民的工作精神。

在藝術作風上星海同志常常告訴我要更多地學習民間，他自己在創作就一直是堅持着民族化的道路。星海同志一到延安，就注意陝北的民間歌曲，一方面自己學習這種音樂語言，一方面也鼓勵別人用當地的民間的音樂語言來創作，不管這種音樂語言還很幼稚，或者寫得不像，而且有時不免流於形式的模倣而失敗，但星海同志這種堅持民族化的創作精神是值得我們學習的。我在他的影響下也改變了作風，而開始更多的注意民間音樂的學習。

對於聶耳，星海同志是常常談起的，爲了堅持聶耳的方向，在武漢曾經和國民黨御用的『音樂家』們進行過鬥爭，——以七月十七聶耳逝世紀念日爲中國人民音樂節。鬥爭是勝利了，然而國民黨御用的『音樂家』們都是星海同志離開了武漢之後，無恥地推翻了群眾大會上的決議，仍以五月九日（[illegible]逝世日）爲中國音樂節。星海同志來到邊區以後，曾經有人謾罵聶耳，而且提出五月九日爲音樂節時，星海同志立即和這種思想進行了鬥爭，尤其使我們感動的是當星海同志起程赴蘇聯時，臨行之際也再三地叮嚀我們：『要堅持聶耳的方向，七一七是我們的音樂節！』

熱情而親切，這是星海同志給我的最深刻的印象，星海同志離開我們五年多了，抗戰勝利後，我們急盼着星海同志回國來領導我們建設新中國的音樂，然而從廣播聲中卻帶來了噩耗。從此，我們失去了一位熱情的導師，親愛的同志。

安眠吧，星海同志！『新的星星將繼你放出燦爛光芒，勝利的歌聲將永遠高唱在自由的國土上！』